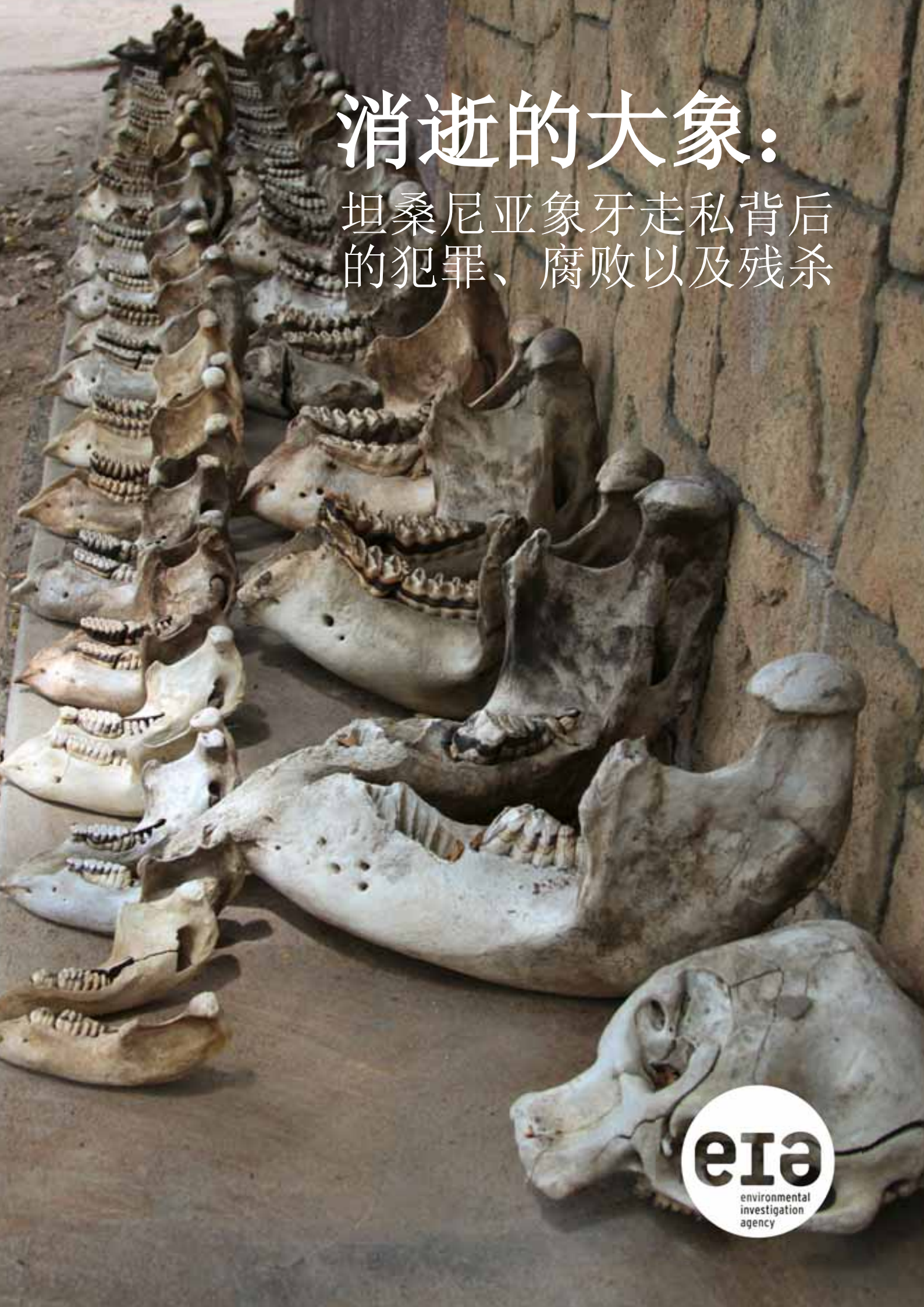


消逝的大象：

坦桑尼亚象牙走私背后的
犯罪、腐败以及残杀



致谢

特别感谢Rufford Foundation,也感谢
Emmerson Press的Brian及其团队的支持

本报告设计:
www.designsolutions.me.uk

2014年11月

所有图片版权由EIA所有,除非特殊注明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EIA)

62/63 Upper Street, London N1 0NY, UK
Tel: +44 (0) 20 7354 7960
Fax: +44 (0) 20 7354 7961
email: ukinfo@eia-international.org

www.eia-international.org

EIA US

P.O.Box 53343
Washington DC 20009 USA
Tel: +1 202 483 6621
Fax: +202 986 8626
email: usinfo@eia-international.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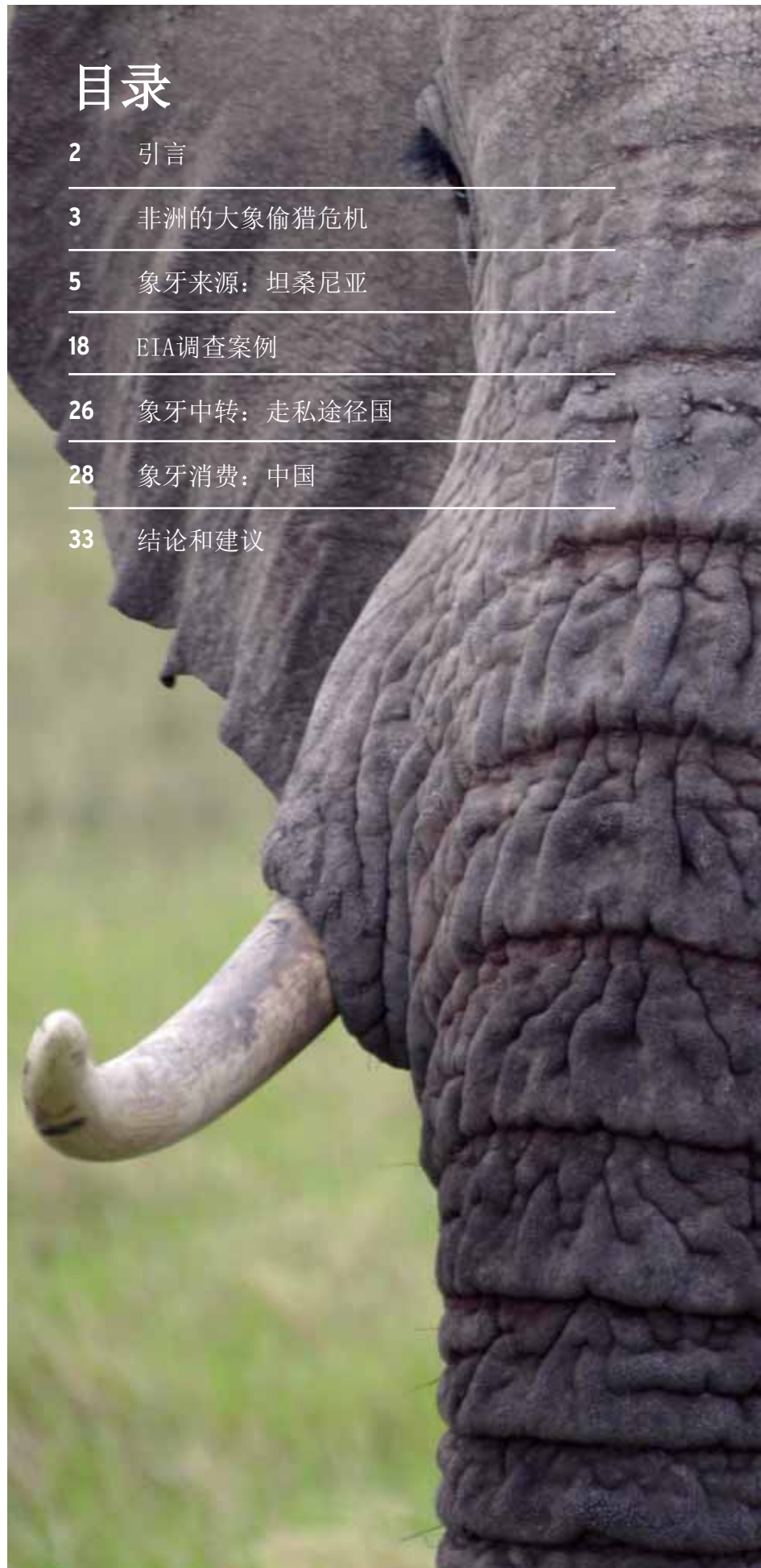
封面:
被猎杀的大象头骨, 奎林巴斯国家公园,
莫桑比克北部, 2012年10月。

© EIA / Mary Rice

背面图:
© EIA / Mary Rice

目录

- 2 引言
- 3 非洲的大象偷猎危机
- 5 象牙来源: 坦桑尼亚
- 18 EIA调查案例
- 26 象牙中转: 走私途径国
- 28 象牙消费: 中国
- 33 结论和建议



引言

二十五年前，坦桑尼亚深陷一场毁灭性的偷猎危机：因犯罪率上升、腐败、枪支泛滥，司法制度失灵，坦桑尼亚给世人留下了“罪犯庇护所”的印象。1977年至1987年期间，坦桑尼亚失去了逾五万头大象，超过该国大象种群的百分之五十。

坦桑尼亚政府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该国将既失去大象又失去国际信誉。1989年，在意识到无力独自对付局面、同时面对关键盟友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坦桑尼亚提议出台针对所有非洲象牙贸易的国际禁令。其结果是，坦桑尼亚被誉为非洲大象的捍卫者和全球自然保护事业的领导者。

象牙贸易禁令成功实行了十年。偷猎危机得到了控制，许多大象种群要么恢复，要么企稳。在坦桑尼亚，大象数量到2006年增至大约14万2788头，其中一半以上栖息于塞罗斯（Selous）生态系统。

不过，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拉响警报的各项指标已令人不安地重新出现，坦桑尼亚的大象再度遭到大量猎杀，为卷土重来的象牙

贸易提供原料。

坦桑尼亚是非法象牙贸易的关键环节之一。尽管一般认为偷猎活动的升级可以追溯到2009年，有证据表明，这一趋势的开端还应再提前四年，这说明违法行为比原先所认为的更加根深蒂固。2009至2013年期间，大象数量出现毁灭性的下降。塞罗斯的大象种群在短短四年期间缩减66%。根据现有证据，坦桑尼亚在此期间被偷猎夺走的大象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据报道，坦桑尼亚仅在2013年一年就失去1万头大象，相当于每天失去30头。

坦桑尼亚的大象继续遭到偷猎，以满足不受监管的非法象牙市场（主要是在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象牙查获数据显示，与坦桑尼亚有牵连的大宗象牙走私在数

量上超过其他任何国家。香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台湾等地大宗象牙查获所引发的刑事案件，也往往牵涉到坦桑尼亚。坦桑尼亚偷猎危机的根源在于不少由中国人控制的犯罪集团和坦桑尼亚腐败官员的有毒组合。

这份报告显示，若不采取零容忍方式，坦桑尼亚大象和该国旅游业的未来都岌岌可危。象牙交易的各个犯罪环节都必须受到打击，整个侦查、起诉和审判链需要得到系统化的整改，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被犯罪集团所利用的社区和置身于执法第一线的人员）需要得到明确的支持。所有象牙贸易应坚决取缔，尤其是在中国。

环境调查署(EIA)
2014年11月



在塞罗斯被偷猎的大象的头骨，2010年。



上图：
遭到偷猎的大象，鲁亚哈
国家公园，坦桑尼亚，
2014年9月。

非洲的大象偷猎危机

随着激增的偷猎行为席卷非洲大陆，非洲象的生存命悬一线。两个亚种的非洲象，即森林象 (*L. a. cyclotis*) 和草原象 (*L. a. Africana*)，都面临着种群锐减和真实的灭绝威胁。¹ 1979年时，曾有逾130万头大象在非洲游走，如今非洲象种群估计已缩减至41万9000。²

仅在2011年，据报告就有2万5000头非洲象被杀，2012年则有2万2000头大象被杀。³ 这些数字是估算数据，实际屠杀规模很可能更糟。⁴ 例如，有些估算结果显示2011年有4万头非洲象被杀。⁵ 不断升级的偷猎现在对大象种群的生存构成直接威胁，因为猎杀率超过了出生率，令人担心未来10年非洲象就会几近绝种。⁶

如此严重的猎杀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未见的，当时一股偷猎大象的浪潮席卷非洲，促使国际社会在1989年将非洲象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附录一，通过CITES机制禁止象牙的国际商业贸易。

虽然这一禁令缓解了压力，关键的大象种群开始恢复，但它很快就被削弱。1997年，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大象种群被降级列入CITES附录二，1999

年4月，这些非洲国家对日本“实验性”销售近50吨象牙。此后，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在2008年末向中国和日本“一次性”销售102吨象牙。此外，CITES缔约国目前正在讨论一个“未来象牙贸易的决策机制”，一旦施行可能使象牙贸易常态化。与此相对应的是，非洲正发生一场大象偷猎危机。

目前在CITES框架下有两套监测偷猎和非法象牙贸易水平的系统：非法猎杀大象监测项目 (MIKE) 和大象贸易信息系统 (ETIS)。这两套系统都记载了令人担忧的偷猎和非法象牙数量的增加，特别是自2006年以来以及2011年以来的大幅激增。

2011年，MIKE系统记录了自10年前开始系统化监测以来最高的偷猎水平。数据显示，各监测点有7.4%的大象种群被非法猎杀，总计1万7000头大象，显著多于2010年被杀的1万1500头大象。⁷ 2014年8月发表的一项科学研究分析了MIKE收集的数据，发现在过去10年期间，被非法猎杀的大象比例已经从25%上升到60%至70%。⁸

被非法猎杀的大象比例 (PIKE) 指数衡量大象尸体总量中被非法猎杀的大象所占的比例。指数0.0代表没有非法猎杀，指数1.0

代表所有尸体均系被非法猎杀。非洲中部的偷猎率最高，PIKE指数高达0.9。其它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这些研究发现，非洲中部的森林象数量在2002-13年期间锐减65%以上。⁹ 在非洲东部，PIKE水平在2006-11年期间上升三倍，从0.2升至0.6。例如，在肯尼亚MIKE监测点发现的大象尸体有60%以上是被非法猎杀的。

不出所料，显示偷猎水平增加的数据与非法象牙贸易激增的数据走势相同。ETIS数据显示，自1998年以来非法象牙贸易增长了3倍。¹⁰ 自2011-13年以来这一激增的势头尤为迅猛，其间查获的象牙数量达到创纪录的116吨。¹¹

ETIS的数据还显示，东非已成为非法象牙的最大来源地，尤其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2009-11年期间，这两个国家在全球记录的34起大宗象牙收缴（重500公斤或以上）案件中是16起的出口国，总计35吨。总体而言，坦桑尼亚是这一期间大宗象牙收缴案件的最大来源国，

占37%，其次是肯尼亚，占27%。¹²

收缴案件数据也证实中国是遥遥领先的非法象牙最大目的地，而香港、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是非洲象牙的主要货运过境国。在2009-13年期间的76起大宗象牙查获案件中，三分之二发生在亚洲，且与管控不严的东非港口相关。这种格局在2013年有所改变，在该年的18起大宗查获（总计41吨）案件中，80%都发生在三个东非国家——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¹³

偷猎大象活动的升级以及象牙发货量大幅增长，都表明有组织犯罪集团在主导非法象牙贸易，其活动是受到了腐败行为的助长。总体而言，东非目前失去的大象数量最多，但是犯罪团伙已经无情地盯上了剩余的象群，以求向貌似永不满足的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销售象牙。如果任由目前趋势延续，十年后非洲将仅剩下寥寥几个大象种群群落。

下图：
运往中国的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象牙被香港海关查获，
2012年10月。



© Hong Kong Customs and Excise



象牙来源：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概况

对坦桑尼亚的大象种群来说，目前情况极其严峻。该国在过去五年已经失去了半数大象，自2006年以来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大象。可获得的证据表明，坦桑尼亚被偷猎行为夺走的大象超过非洲其他任何国家。该国一度浩浩荡荡的象群正被无情的犯罪组织击垮。

上世纪70和80年代曾发生类似情况，当时坦桑尼亚境内的偷猎大象行为升级，导致其数量从11万头暴跌至5万5000头。¹⁴

1989年实行象牙贸易禁令后，坦桑尼亚的大象数量到2006年回升至14万2788头，其中逾半数栖息于早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塞罗斯野生动物保护区生态系统。¹⁵

2009年，坦桑尼亚的大象数量据估计已减少至大约10万9051头。¹⁶ 自那以来，这一下行趋势以惊人的降幅持续，2013年进行的最近一次种群调查显示，大象数量的缩减已达到毁灭性的程度。塞罗斯的大象数量在短短四年里锐减66%，从2009年的3万8975头减至2013年的1万3084头，这是自1976年（当时有超过10万头大象栖息于塞罗斯）以来的最低位。¹⁷ 在鲁亚哈-荣格瓦(Ruaha-

Rungwa)生态系统，大象数量从2009年的3万1625头减至2013年的2万90头，降幅达到37%。¹⁸

这种灾难性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为象牙贸易提供原料的偷猎行为。偷猎者要对坦桑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区60%至90%的大象死亡负责。¹⁹ 例如，2011年在鲁亚哈-荣格瓦地区发现的大象尸体中，90%是被偷猎者猎杀的。²⁰ 仅2013年一年，坦桑尼亚据报告就失去了1万头大象，相当于每天失去30头大象。²¹

数量巨大的象牙正从坦桑尼亚走私出境，被供应往亚洲的非法市场。收缴数据显示，与坦桑尼亚有牵连的大宗象牙流动超过其他任何国家。²² 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最近发现，流入亚洲国际市场的象牙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源自坦桑尼亚的大象种群。²³

坦桑尼亚的大象偷猎和象牙贩卖规模之大，给该国带来严重的安全和经济影响。以野生动物探寻游(Safari)为主的旅游业是坦桑尼亚的一大收入来源，每年创收近20亿美元，相当于6%的GDP。²⁴ 不断缩减的大象种群和武装偷猎者在保护区的存在，可能危及旅游业增长。

“坦桑尼亚在过去五年已经失去了半数大象，自2006年以来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大象”

四面受困的塞罗斯

地处坦桑尼亚南部的塞罗斯野生动物保护区(Selous Game Reserve)是非洲最大和最早设立的保护区之一。拥有5万平方公里荒野的塞罗斯，以其独特的各种栖息地闻名于世，包括米欧埔(Miombo)林地、河岸森林、沼泽和草原，在这里栖息的物种包括大象、河马、狮子、长颈鹿和鳄鱼。

然而在现实中，塞罗斯并未得到很好的保护。这里的大象种群不幸沦为野生动物犯罪团伙的作案对象，原因包括，这里原来规模较大的象群提供现成的象牙供应；针对偷猎行为的保护不力，资源也不足；以及这里靠近一些印度洋主要港口，提供了一条简单的出境渠道。

其结果是，塞罗斯的大象数量已经从2006年的7万406头骤降至2013年仅仅1万3084头的最低纪录。²⁵ 塞罗斯在坦桑尼亚境内非法猎杀大象的浪潮中首当其冲，而且根据对查获象牙进行的DNA分析，就被杀大象的数量而言是非洲最严重的偷猎热点。

各种警告迹象在2010年就很明显，之前三年这里已失去3万1000头大象。²⁶ 报纸报道称，保护区各处散布着大象尸体，有些狩猎巡防队员竟然成了偷猎帮凶。²⁷ 对此，当时自然资源和旅游部主管野生动物的负责人表示，偷猎行为的规模微不足道。²⁸

2010年，环境调查署(EIA)实地考察了塞罗斯保护区，并通过与当地村民面谈，发现了有关保护区周围主要象牙交易地点、主要走私路线以及当地保护区管理员和警察参与象牙交易的详细信息。²⁹

尽管有这些清晰的信号，坦桑尼亚政府还是未能制止塞罗斯的猖獗偷猎行为，2010-13年期间失去了另外2万5000头大象。这种规模空前的大批死亡主要原因是偷猎。2011年，在塞罗斯监测点观测到的大象尸体中，有三分之二死于偷猎。³⁰

塞罗斯保护不力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资源投入。2005年之前，这里运行一套收入留成制度，按照这一制度，摄影和狩猎之旅产生的大部分收入被用于资助保护区的各项运作（包括反盗猎），提供280万美元的年度经费。这套制度被取

消后，2009年经费减至80万美元。³¹ 同年，塞罗斯仅摄影之旅一项就产生了150万美元收入。

对被查获的象牙进行的DNA分析，证实了在塞罗斯被偷猎的象牙助长非法象牙贸易的程度。这种方法涉及对被查获的象牙进行基因分型，然后将其与DNA参考地图作对比，找出象牙的地理来源。

对2006年以来的大宗查获进行的分析表明，塞罗斯-尼亚萨(Niassa)生态系统是非洲最严重的偷猎热点；尼亚萨是莫桑比克北部的一个保护区，与塞罗斯相连。

分析结果表明，塞罗斯-尼亚萨是多起重大象牙缴获案的来源地：其中包括2006年台湾查获的4吨，2006年香港查获的2.6吨，2009年菲律宾查获的5吨，2012年斯里兰卡查获的1.5吨，2013年马拉维查获的2.6吨，2013年乌干达查获的1.9吨，以及2014年新加坡查获的1吨。³²

由于猖獗的偷猎行为对野生动物构成严重威胁，2014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UNESCO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将塞罗斯野生动物保护区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³³

下图：
塞罗斯保护区：主要的象牙偷猎热点。



全球犯罪：

与坦桑尼亚有关联的大宗象牙缴获事件：坦桑尼亚要么是出口国，要么通过DNA分析被证明是来源国。

乌干达

肯尼亚

坦桑尼亚

坦噶

桑给巴尔岛

达累萨拉姆

科伦坡查获象牙，
2012年5月



象牙先经由陆路从乌干达抵达肯尼亚，最后在斯里兰卡被缴获

走私路线：

从坦桑尼亚北部进入乌干达，然后经过Malaba边境口岸从乌干达进入肯尼亚首都蒙巴萨，在运往迪拜中途在科伦坡被缴获

高雄港查获象牙，
2006年7月



几天内查获两批，分别为3026公斤和2500公斤。

走私路线：

坦噶（坦桑尼亚）， 檳城港（马来西亚）， 宿务（菲律宾）， 高雄（台湾）

海防查获象牙，
2009年3月5日



11吨象牙，从坦桑尼亚运至越南和菲律宾

走私路线：

达累斯萨拉姆，阿联酋， 巴生港（马来西亚）， 海防（越南）

马尼拉查获象牙，
2009年3月



11吨象牙，从坦桑尼亚运至越南和菲律宾

走私路线：

与海防查获的象牙是同一批货

桑给巴尔查获象牙，
2011年8月



在桑给巴尔查获将要运往亚洲的象牙

走私路线：

达累斯萨拉姆， 桑给巴尔， 马来西亚

桑给巴尔查获象牙，
2013年11月



2.9吨象牙藏在贝壳中，与中国走私团伙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活动有关

走私路线：

桑给巴尔，即将装上开往菲律宾的船舶，最终目的地是中国

香港查获象牙，
2011年8月



香港查获了1.9吨象牙，其目的地为中国广东

走私路线：

坦桑尼亚、马来西亚、香港，准备转运至广东



上图：
1988年的偷猎浪潮期间，
坦桑尼亚的象牙库存。

治理和执法的失败

坦桑尼亚大象灾难的根源在于治理失败、腐败和犯罪行为的有毒结合。腐败官员和犯罪组织相互勾结，使该国的偷猎和象牙走私达到空前规模，也使执法努力徒劳无功，以至于迄今没有几个罪魁祸首被提起公诉。

坦桑尼亚政府最高层需要对此负责。贾卡亚·基奎特(Jakaya Kikwete)总统2005年上任时，坦桑尼亚栖息着大约14万2000头大象。等到他在2015年末下台时，大象数量很可能已经锐减至大约5万5000头。

与其他遭遇严重偷猎的非洲国家不同，坦桑尼亚的整体局势相对稳定，没有冲突。虽然多个武装团伙和恐怖组织据信参与了非洲中部和西部以及肯尼亚的大象偷猎和象牙贸易，但此类威胁在坦桑尼亚基本上不存在。³⁴

相反，国际犯罪集团正无情地利用坦桑尼亚越来越严重的腐败和治理不力，掠

夺该国独特的自然遗产。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编制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2005年坦桑尼亚排在158个国家中的第88位；而到了2013年，该国的排名已下滑至177个国家中的第111位。³⁵ 根据非洲治理指数(以法治、人权和可持续经济机会等标准为依据)，2014年坦桑尼亚位列第15位，但它是前15名国家过去五年里唯一得分下降的。³⁶

在象牙贩卖链的每一环，腐败都是关键的促成因素。从泄露巡逻规律和象群位置的保护区管理员，到出租武器并运输象牙的警务人员，还有允许装满象牙的集装箱从该国港口启运的坦桑尼亚税务局人员。

在上层，执政的坦桑尼亚革命党(CCM)的政界人物和人脉深厚的商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庇护了非法象牙贸易。原自然资源和旅游部长Khamis Kagasheki曾在2013年点名指控4名CCM议员染指大象偷猎。他还提到高层的参与，称：“这项

生意涉及富人和政界人士，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³⁷

在象牙贩卖链的每一环，腐败都是关键的促成因素。从泄露巡逻规律和象群位置的保护区管理员，到出租武器并运输象牙的警务人员，还有允许装满象牙的集装箱从该国港口启运的坦桑尼亚税务局人员。

在上层，执政的坦桑尼亚革命党(CCM)的政界人物和人脉深厚的商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庇护了非法象牙贸易。原自然资源 and 旅游部长 Khamis Kagasheki 曾在2013年点名指控4名CCM 议员染指大象偷猎。他还提到高层的参与，称：“这项生意涉及富人和政界人士，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³⁸

外部机构也指出了腐败在破坏坦桑尼亚法治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介绍了东非的非法市场是如何在与官员勾结之下运作的，该机构表示：“要理解东非在有组织犯罪面前的脆弱性，这些腐败官员是关键。贩运者被吸引到那些控制薄弱或者官员可被买通的港口。”³⁹

类似地，针对坦桑尼亚提议出售其象牙库存，专家小组向CITES 2010年会议提交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坦桑尼亚阻止大宗象牙流出国境的能力下降，可能既有资源短缺的因素，也反映了野生动物执法不到位”。⁴⁰

野生动物部 - 不起作用的监护人

坦桑尼亚自然资源 and 旅游部(MNRT)的任务是保护和保存坦桑尼亚自然遗产，该部领导四个部门：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管理局(TANAPA)、野生动物部(WD)、森林和养蜂部，以及旅游部。在这四个部门中，只有野生动物部的主任是由总统直接任命的。

总体而言，坦桑尼亚北部的大象栖息于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管辖的国家公园，该局自负盈亏，被视为相对有效。坦桑尼亚南部和西部的大多数野

狩猎业

野生动物部在充分保护坦桑尼亚野生动物方面的不足之处，从其对该国狩猎业的管理不善可见一斑。所有重大决策（包括配额设定和狩猎区块的分配）都须由主任做出。

缺乏有关野生动物数量和分布的可靠数据意味着，这些狩猎配额没有靠谱的生态学依据，总体上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狩猎区块和配额的分配不透明，容易诱发回扣；为了额外创收而细分区块的行为，使配额进一步超出可持续水平。

尽管坦桑尼亚的许多狩猎运营商遵守规则，并给有效的反盗猎努力带来资金，但也有无数例子表明，不法的狩猎业者利用自己的关系，对法律、对坦桑尼亚的野生动物不屑一顾。

有一个名字多次被曝与可疑的狩猎活动有牵连，那便是Mohsin M Abdallah Shein，也被称为Sheni。他的名字最初出现于1996年的一项总统调查，调查指控他涉嫌腐败，称他用贿赂来获得狩猎特许权和逃税。据悉，他拥有或部分拥有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的16个狩猎区块，这些股份由四家不同的公司持有：Royal Frontiers of Tanzania Ltd, Game Frontiers of Tanzania Ltd, Western Frontiers of Tanzania Ltd以及Northern Hunting and Enterprises Ltd。这违反了有关任何一人可以租赁的狩猎特许权数量上限的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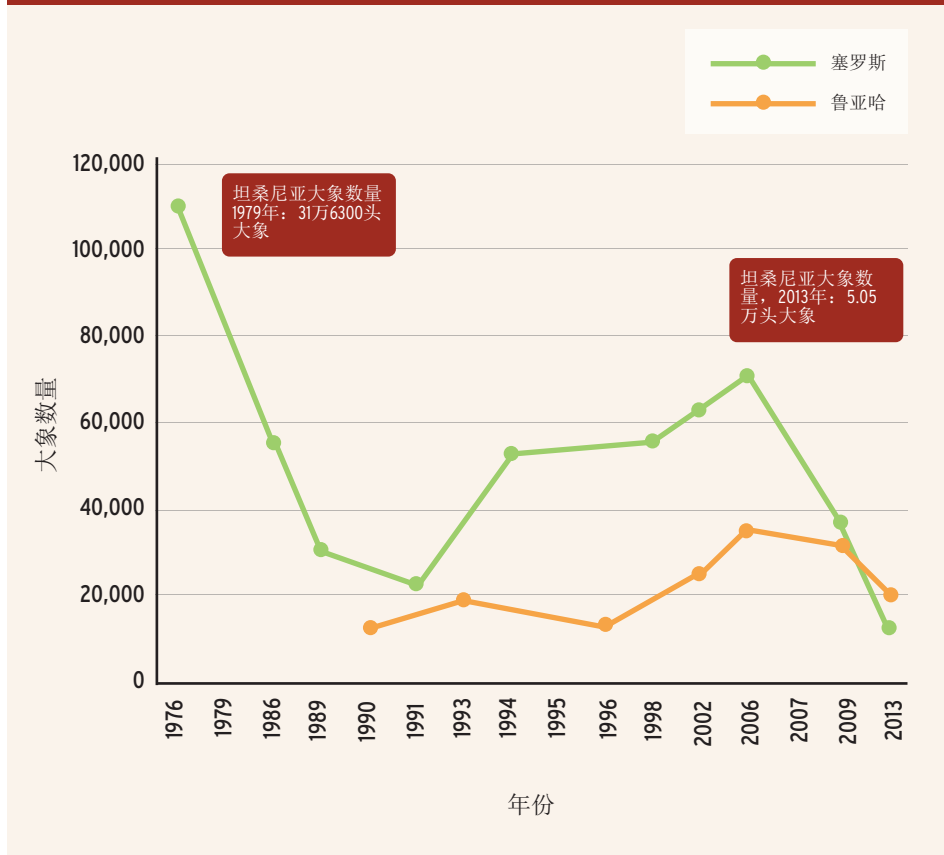
2012年7月一个议会会议透露的消息显示，Game Frontiers of Tanzania Ltd 曾在2007年与Uranium Resources PLC和Western Metals Ltd两家公司签署协议，允许其在Mbarang' andu村狩猎区经营。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被授予狩猎区块的任何人将其转租给第三方是非法的。尽管明显违反了法律，但Game Frontiers of Tanzania Ltd仍保留其牌照，此后还赢得2013-18年期间的区块分配。

滥用狩猎许可的一个生动事例出现于2014年5月，涉及一家名为Green Mile Safaris (GMS)的公司。2012年，GMS曾在塞罗斯地区安排阿联酋的一个旅游团进行狩猎之旅，其间发生多起严重的犯罪及不道德的狩猎行为，这些行为被GMS自己拍摄的镜头记录在案。在这些画面被提交坦桑尼亚议会后，自然资源 and 旅游部长Lazaro Nyalandu吊销了GMS的牌照。事后，有人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推翻吊销牌照的决定，据信目前，GMS已经以Shangri-La Safaris为名恢复了运营。



“野生动物部明显未能履行其保护和保存坦桑尼亚独特野生动物的职能”

图1: 坦桑尼亚大象数量
塞罗斯和鲁亚哈: 1976年至2013年



生动物栖息地区（主要是野生动物保护区）是由野生动物部管理的。与国家公园相比，例如在塞罗斯这样的保护区，偷猎大象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资金更充足，因此其护林员装备更好，工作更有效。相比之下，野生动物部面临预算更低、需要保护的地区却五倍于国家公园的问题。平均而言，每一名管理员须看管168平方公里，而建议的水平是每25平方公里一名管理员。⁴¹

一些管理员参与偷猎，使情况变得更糟。2014年初，自然资源和旅游部解雇了21名狩猎管理员，因为内部调查发现这些人与偷猎者勾结。⁴²

历任部长都在应对野生动物部的内部文化时感到棘手；混乱而不顺畅的指挥链意味着，部长的决定有时会受到野生动物部常务次官或主任的挑战。野生动物部主任经常换人，频度之高令人愕然：自2007年以来，先后已有八人获

得任命，其中一半以“代理主任”的身份长时间任职。这意味着决定往往被推迟数月乃至数年。犯错误的员工很少被解雇，而只是另有任用。

在资源不足、腐败和内部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野生动物部明显未能履行其保护和保存坦桑尼亚独特野生动物的职能，目前来看是不能胜任其使命的。

坦桑尼亚自然资源和旅游部本身的表现已多次受到坦桑尼亚审计长的强烈批评。2013年，审计署发现该部未能履行其执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职责，野生动物部也被点名批评，被指经常允许狩猎配额被超出，并且低报偷猎数据。审计署发现，野生动物部没有进行正式的分析以识别偷猎风险较高的地区并绘制相关地图，其巡逻是被动和毫无章法的。⁴³ 审计署还发现，对象牙库存和其它野生动物“战利品”的管理不力，可观数量的象牙下落不明。⁴⁴

象牙政策

在越来越多证明2006年以来，偷猎大象的非法活动日趋严重的证据面前，坦桑尼亚政府却先后三次寻求从CITES获得出售其象牙库存的许可。在其总统任期的每一届CITES大会上，基奎特政府都寻求降低坦桑尼亚大象的保护等级。这项政策已导致偷猎信息和大象数量统计数据被隐瞒。

在2007年CITES会议举行之前，EIA向时任自然资源和旅游部长Jumanne Maghembe提交了调查结果，揭露一系列政府官员参与非法象牙贸易的情况，有一名商贩称，他可以随时根据客户需求，从塞罗斯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部高官那里采购可观数量的象牙。坦桑尼亚随后撤回了其提案。

2010年，在塞罗斯的偷猎活动不断升级、越南和菲律宾在2009年查获11吨坦桑尼亚象牙的大背景下，坦桑尼亚政府再次尝试。这一次提案被提交给CITES会议，但遭到否决。第三次尝试发生在2013年，坦桑尼亚政府再一次故意对肆虐该国的严重偷猎危机视若无睹。当它意识到自己将无法争取到足够的支持、成功无望之后，提案在CITES会议举行之前被撤回。

自那以来，有一些迹象表明，坦桑尼亚政府正姗姗来迟地试图加大努力，对付偷猎和象牙走私。2013年，坦桑尼亚当局在国内截获的象牙近年来首次超过在国外被查获的象牙。同年，该国展开了由总统下令并事先宣布的代号Tokomeza的协同反盗猎行动。最初，这项跨部门专项行动似乎取得了成功，抓捕900余人，还查获了象牙和枪支。然而，军方在采取该行动时被指侵犯了牧民的人权，从根本上破坏了这项行动。其结果是，这项行动在更高层的嫌疑人尚未落网之前就被草草叫停，部长Kagashaki被迫辞职；而尽管军方侵犯了人权，但领导军队的国防部长却保住了职位。

2014年伊始，坦桑尼亚政府终于承认了偷猎危机的规模，并以不同寻常的透明

方式发布了令人震惊的塞罗斯和鲁亚哈-荣格瓦大象数量普查结果。基奎特总统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改变策略，呼吁禁止象牙贸易，称此前放松禁令为偷猎活动打开了大门。⁴⁵ 现任部长Lazaro Nyalandu寻求从国际社会获得支持和资金（大部分用于反盗猎活动），并恢复了塞罗斯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收入留成制度。

然而，负责打击偷猎和象牙走私的机构仍存在系统性的问题，如果放任不管，这些问题必将导致情况继续恶化。

下图：
2003年在香港被查获的象牙。



政界的参与

以下人士均与执政的坦桑尼亚革命党 (CCM) 有关联。据坦桑尼亚媒体或议会称，他们与象牙贸易有牵连：

- 2008年，警方在坦桑尼亚南部搜查了一辆卡车，发现一批象牙。该车的车主是Usangu Safaris，这是一家狩猎公司，由姆贝亚地区的CCM主席Nawab Mulla的家族拥有；⁴⁶
- 2013年，CCM总书记阿卜杜勒拉赫曼·基纳纳 (Abdulrahman Kinana) 在议会被点名，他被指在2009年参与从坦桑尼亚走私象牙到越南，因为他部分拥有参与发运那批象牙的其中一家船务代理公司；⁴⁷
- 2013年，时任自然资源和旅游部长Khamis Kagasheki点名指控4名CCM议员染指大象偷猎。这4人均来自坦桑尼亚南部的塞罗斯地区，他们是：利瓦莱 (Liwale) 地区议员Faith Mitambo、Massassi地区议员Miriam Kasembe、通杜鲁南部 (Tunduru South) 议员Mtutura Abdallah Mtutara以及那木图姆博 (Namtumbo) 地区议员 Vita Kawawa。⁴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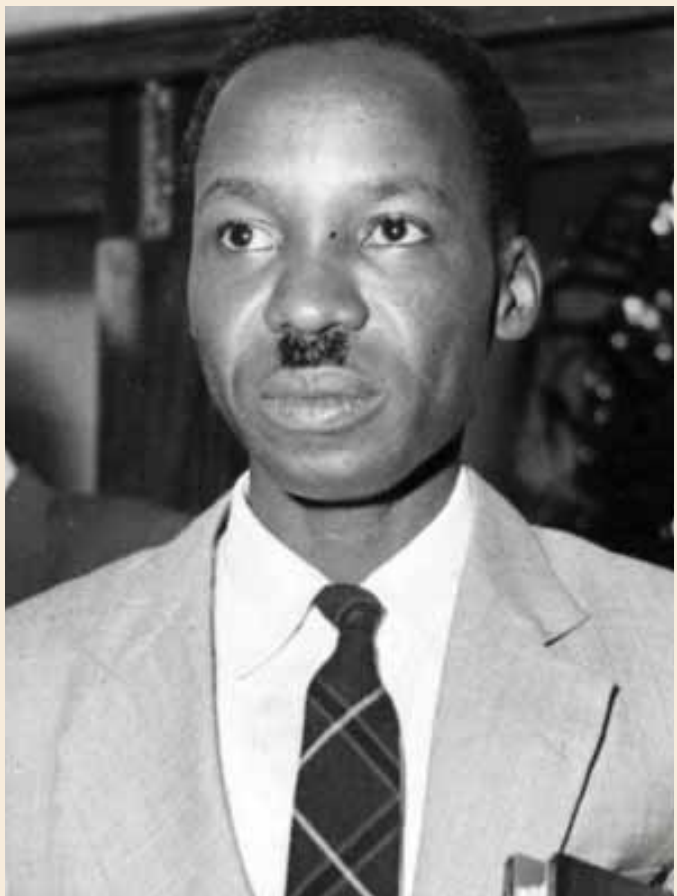
遭到挥霍的遗产

1961年，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执政的坦桑尼亚革命党 (CCM) 创始人朱利叶斯·尼雷尔 (Mwalimu Julius Nyerere) 在一个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会议上，发表了后来被称为《阿鲁沙宣言》 (Arusha Manifesto) 的演讲。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讲话吹响了需要紧急行动起来、保护非洲自然遗产的号角。

《宣言》声明：“非洲野生动物的生存，是我们在非洲的所有人严重关切的一件事。这些栖息于野外的野生动物，不仅作为一种惊叹和灵感的源泉是重要的，而且是我们的自然资源乃至未来民生和福祉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接受对野生动物的托管时郑重声明，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我们的子孙孙能够享受这丰富而珍贵的遗产。”

尼雷尔后来把这些漂亮的言词转化为实际行动。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猖獗的偷猎活动，他正确地将这个问题视为一种安全威胁，在全国展开“Uhai行动”，打击偷猎行为。他领导的政府还意识到，只要象牙贸易继续合法，这种威胁就会一直存在。1989年，坦桑尼亚向CITES会议提交了一份最终成功的提案，将非洲象列入附录一，实际上在全球范围禁止象牙贸易。

面对与上世纪80年代同样严重的威胁，坦桑尼亚亟需唤醒这种精神。



© Public domain / UK National Archives

重大案件表格

坦桑尼亚案件号	案情梗概	截至2014年10月的进展
ECO 03/2009, ECO 04/2009 (坦桑尼亚, 越南, 菲律宾)	坦桑尼亚货运代理机构的六个商人被控在2009年向越南和菲律宾出口象牙。 象牙数量: 11吨, 相当于1640头大象 (按每头大象6.7公斤象牙计算)	公诉似乎已陷入停滞。嫌疑人获释。被指控的货运企业重新出现在获得批准的货运代理名单上。
ECO 08/2010 (桑给巴尔, 达累斯萨拉姆, 香港)	中国公民Huang Guo Lin (又名“Alimu”)与桑给巴尔同伙一同被控向香港贩运象牙。 象牙数量: 1504.4公斤, 相当于225头大象	Huang获得保释; 犯罪事实发生四年后案件仍在审理中。
ECO 01/2011 (桑给巴尔, 越南)	Li Guibang 象牙数量: 2005.6公斤, 相当于300头大象	Li在2011年1月被捕, 之后曾出庭, 案由是他与2009年8月越南查获的一批象牙有牵连。2011年3月, 他以8000万坦桑尼亚先令获得保释; 后续开庭日期继续得到安排, 但他一直未能出庭。
ECO 10/2011 (桑给巴尔, 马来西亚)	一批发自达累斯萨拉姆的象牙在桑给巴尔的马林迪港被查获, 这批货原本要发往马来西亚。 象牙数量: 1895公斤, 相当于283头大象	桑给巴尔货主Ramadhan Makame Pandu面临刑事指控。公诉仍在进行。
ECO 08/12 (达累斯萨拉姆, 香港)	坦桑尼亚人Hassan Othman等人被控走私象牙, 这批藏在葵花籽中的象牙在香港被查获。 象牙数量: 1300公斤, 相当于194头大象	Othman在押, 庭审仍在进行, 向香港发出的司法互助请求回应延误。
ECO 06/2013 (坦桑尼亚) 和 07/2013 (马拉维)	两起相关的查获, 第一起在马拉维, 第二起在坦桑尼亚。在达累斯萨拉姆, 渔政官员Selemani Isanzu Chasama/Chassema被捕。 象牙数量: 3729公斤, 相当于557头大象	Selemani Isanzu Chasama在押, 庭审仍在进行。向马拉维发出了引渡Charles Kaunda的请求。
ECO 13/2013 (达累斯萨拉姆 Mikocheni区) 和 ECO 19/2013 (桑给巴尔) 和 ECO 21/2014 (更多坦桑尼亚嫌疑人), 以及 ECO 23/2014 (中国/桑给巴尔嫌疑人)	2013年11月: 三名中国劳工被捕, 他们在Mikocheni的场所被搜出1899公斤象牙。随后在桑给巴尔的马林迪港查获更多象牙, 若干桑给巴尔人因此被捕。 2014年, 两名坦桑尼亚人因涉嫌供应象牙被捕。同时, 对三名潜逃的嫌疑人提出了刑事控罪。 象牙数量: 4814公斤, 相当于719头大象	对三名当场被捕的中国劳工提起的公诉仍在进行。桑给巴尔岛的嫌疑人据悉被转移至本土出庭。两名坦桑尼亚供应商在押。 ECO 23/2014案的关键嫌疑人逃离该国, 国际刑警组织已发出通缉令。
ECO 02/2014 (达累斯萨拉姆港)	2013年12月: 中国男子余波(音)和一个坦桑尼亚同伙在达累斯萨拉姆港被捕, 被搜出81根象牙, 当时正值中国海军编队访问达累斯萨拉姆港。 象牙数量: 303公斤, 相当于45头大象	针对坦桑尼亚同伙的刑事控罪已被撤销, 但余波(音)在2014年3月被判有罪。他被罚97.8亿坦桑尼亚先令(10倍于被查获象牙的黑市价值), 由于未能缴付罚款, 他被判20年监禁。

这些案件总计:

26.5吨象牙, 相当于3963头死去的大象
仅有一宗案件最终定罪

“截至2014年10月，只有一宗案件的一名嫌疑人确定被判有期徒刑”

坦桑尼亚的案例研究： 象牙走私团伙

为供应亚洲（尤其是中国）兴盛的象牙市场，坦桑尼亚的象群正被系统化地猎杀。这已成为过去10年最严重的环境犯罪之一。

由坦桑尼亚偷猎者和中间商、腐败官员以及中国商贩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犯罪网络，每年产生数千万美元的利润，大部分收入落入中国走私团伙之手。这些网络包括塞罗斯这样的偏远地区，也包括散布坦桑尼亚上下的集散地和出境口岸、藏匿在主要过境国内的走私伙伴，以及最终市场中国境内的经销商。

直到不久以前，坦桑尼亚执法机构和亚洲同行在对付和打击这些犯罪网络方面的努力才开始到位，之前的行动很少产生效果。多年来，坦桑尼亚有关部门未能探测到大宗象牙流出境外，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坦桑尼亚的特别之处在于，几乎所有大型走私出境的象牙都是未加工的象牙原

料，都以隐藏在货运集装箱的形式，且全部由三个港口出口：达累斯萨拉姆、桑给巴尔以及邻国肯尼亚的蒙巴萨港。尽管有这些显而易见能采取有效干预措施的咽喉要道，但在2013年之前，在境外被拦截的发自坦桑尼亚的偷猎象牙一直超过其境内被发现的数量。⁴⁹

这种情况持续了10多年。2010年有报道称，自2002年以来，在查获坦桑尼亚象牙的案件中，数量超过1吨的查获案件都发生在境外，在重量上占有所有与坦桑尼亚相关的被查获象牙的三分之二。⁵⁰ 野生动物部的数据显示，在2009-14年期间，坦桑尼亚境内查获了22.6吨象牙。⁵¹ 然而，EIA编制的世界各地重大象牙查获数据库显示，同期，40.7吨源自坦桑尼亚的象牙在境外被拦截。⁵² 这种格局说明，坦桑尼亚的港口管制存在长期效率低下和腐败的问题。

大量被偷猎的象牙不受阻拦地流出坦桑尼亚，但这还不是唯一问题。在坦桑尼亚境内，当局在确实查获可观数量象牙的时候，主要疑犯往往不能落入法网，错综复杂的司法程序导致公诉很少成功，更难对其他罪犯起到吓阻作用。



野生动物部的数据显示，2001-09年期间，在涉及118人被捕和12吨被缴获的象牙原料的一系列案件中，仅有10人被判有罪，平均每人罚款110美元，刑期从18个月至60个月不等。⁵³ 覆盖2010-14年的较新的野生动物部数据显示，公诉成功的数量有所上升，尽管处罚没有变得更加严厉。在涉及5675名嫌疑人的2899宗案件中，有44宗案件的128名嫌疑人被判监禁，平均刑期为14个月。还有1181宗案件的1567名嫌疑人被罚款，平均罚单为47.5万坦桑尼亚先令（合275美元）。EIA自2009年以来独立追踪与坦桑尼亚相关的重大象牙查获事件；截至2014年10月，只有一宗案件的一名嫌疑人确定被判有期徒刑（见“重大案件表格”）。

走私路线：从塞罗斯到中国

执法不力、案件侦破率低得可怜，加上缺乏有意义的公诉，难怪野生动物犯罪集团无情地盯上了坦桑尼亚。贩运象牙的利润较高，而被抓的风险较低。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坦桑尼亚；在肯尼亚、越南、香港、菲律宾、斯里兰卡和中国内地查获大宗象牙的案件中，也很少有人被提起公诉。从偏僻的荒野地区，到中国繁华城市的最终市场，在整个象牙供应链上，腐败是一个关键的促进因素。

过去五年里，从塞罗斯到中国主要市场的贩运链，已成为全球非法象牙的最大输送渠道。

这条路径的起点是坦桑尼亚南部塞罗斯保护区外围的一连串村子。在几个关键的中心，如姆罗卡 (Mloka)、通杜鲁 (Tunduru)、那木图姆博 (Namtumbo)、利瓦莱 (Liwale) 和基尔瓦 (Kilwa)，低层的商贩（通常来自达累斯萨拉姆）给当地偷猎者下订单，甚至收费提供武器。在某些情况下，偷猎者来自外地，他们被当地的安排者（包括政府官员）聘用。2014年年中，来自坦桑尼亚北部阿鲁沙 (Arusha) 的一个偷猎团伙被姆罗卡（塞罗斯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一个主要入口点）的一些警官聘用。这些警官提供了武器，并在犯罪团伙猎杀5头大象后接收了象牙。被偷猎的象牙往往被切成几段，然后埋起来等待买家到达。



在塞罗斯偷猎的象牙大部分被运到达累斯萨拉姆——要么通过向北延伸的唯一道路，要么使用传统的单桅帆船（dhow boats）走海路。摩托车沿着灌木丛中的小路，把象牙运至靠近主要道路的收集点。从那里，象牙要么用私家车（往往安装了特制的隔层）运输，要么通过长途汽车运输；对这些长途汽车而言，运象牙比运客更赚钱。

来自南方的象牙原料被运至达累斯萨拉姆后，通常化整为零地分散藏在该市郊区的私人住宅。一旦敲定一笔数量可观

顶图：
待售的取自塞罗斯的象牙，
2010年。

上图：
2013年，对达累斯萨拉姆
Mikocheni地区一所住宅进
行的突击搜查发现了1899公
斤象牙。

的订单，这些小批量的库存就被集中起来进行整理，通常是在某个工业区的仓库，比如靠近港口的Changombe，但有时也在僻静的住宅地块整理。

然后，走私象牙要么被装入海运集装箱（如果出口港口是达累斯萨拉姆和蒙巴萨），要么被散运至桑给巴尔，在那里被装入集装箱（如果那里是出境点）。所用的隐藏方法与从坦桑尼亚通常运往亚洲的货物类型相同：废塑料、农产品（如葵花籽或豆类），以及海产品（鱼干、海带或贝壳）。

多数情况下，走私象牙随后不受阻拦地离开坦桑尼亚。由不法货运代理和船务代理组成的一个网络将确保有关文件的齐备，确保海关官员被买通。集装箱被装载到船上，承接这些船舶的是运营东非至东亚航线的几家班轮航运公司，如达飞海运集团 (CMA-CGM) 或 Pacific International Lines (PIL)。接下

来，这些货物可能会被安排途径一些国家，通常是阿联酋和马来西亚，然后抵达重要的中转地，包括越南海防、菲律宾马尼拉以及香港。非法象牙从那里通过海路或陆路被转运至中国的最终市场。

EIA对查获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这一路线和方法在过去五年里得到频繁使用，只是偶尔被执法行动打断。然而，自2013年以来，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对付在坦桑尼亚境内活动的象牙走私团伙的行动有所加强。该年坦桑尼亚境内查获的象牙首次超过境外查获量。此外，警方和情报部门一个敬业的执法团队对达累斯萨拉姆的几个地址和港口发起一系列突击搜查，打击了数个犯罪网络。至于这项努力会不会带来足以震慑犯罪集团的成功公诉，抑或目前的走私中断只是暂时的，各方仍须拭目以待。

下图：
坦桑尼亚最大港口——达累斯萨拉姆港：走私象牙的主要发货港。



EIA调查案例：



对待被销毁的查获象牙进行DNA取样，菲律宾，2013年6月。

自目前这一轮大象偷猎浪潮在2006年开始以来，EIA一直在调查源自坦桑尼亚的象牙走私。

结合卧底调查（最近的一次在2014年9月进行）与对大宗象牙查获案件的详细分析，EIA摸清了大规模的偷猎和象牙走私活动的规律，还查明了某些关键人物的身份。

EIA在最近的调查中发现，2013年起有所加强的执法行动正对某些象牙走私集团的活动产生影响。2013年11月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所住宅查获大宗象牙，牵连三名中国公民，以及2014年3月另一名中国走私者被判20年徒刑，促使这些犯罪团伙日趋谨慎。

但是，正如以下案例所展示的，对坦桑尼亚的大象危机负有责任的许多主要罪犯仍逍遥法外，或尚未被提起公诉，而一些最活跃的走私团伙甚至完全不为人知。

在海防和马尼拉查获的象牙

2009年3月，在越南北部繁忙的港口海防，海关人员检查了一个发自达累斯萨拉姆、经过阿联酋和马来西亚巴生港几经辗转的集装箱。这个申报货物为废塑料的集装箱内，装有6.2吨的象牙，使其成为七年来查获的最大一批象牙。

不过，有关部门了解到，在越南被拦截的集装箱只是同一团伙从达累斯萨拉姆走私出境的三个集装箱之一。几天后，另外两个集装箱在菲律宾马尼拉港被拦截，尽管走私者企图更改货物描述和最终目的地。马尼拉查获的象牙最终达到4.5吨，这意味着走私集团企图在一次行动中将创纪录的11吨象牙从坦桑尼亚走私出境。随后对菲律宾查获的象牙所进行

的DNA分析表明，它们源自塞罗斯-尼亚萨生态系统。

很快查明的情况是，所有三个集装箱的货主，Puja Ltd，是一家假公司。6月，履行海关职能的坦桑尼亚税务局的6名官员被捕，他们涉嫌勾结走私者，让后者在港口附近的一个工业区将集装箱密封起来，并允许这些集装箱出境。

次月，此次走私牵连的4家货运公司（Team Freight Tanzania, Kigoma M.N. Enterprises, Uplands Freight Forwarders以及Nectar Logistics）的6人被捕。唯一参与运输所有三个集装箱的公司是Team Freight。据警方透露，其中一个主要嫌疑人是刚果籍人士Bavon Muyumba，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坦桑尼亚之间来回跑。正是Muyumba的公司与两家本地货运公司串通走私象牙。这些集装箱的订单来自Kigoma MN Enterprises 执行总监Shaaban Yasin Yabulula，日期为2008年12月19日。12月23日，达飞海运集团（CMA-CGM）将三个集装箱交付至Bandari 路 Team Freight Tanzania拥有的一个货场。这些集装箱被收集起来，装上车辆。这三个集装箱的商业发票和装箱单是在Team Freight公司拥有的一台电脑上完成的。集装箱的装箱和处理工作是由Team Freight公司完成的。Muyumba却从未被捕。

EIA进行的调查发现，Team Freight公司使用的联络电话号码与一家名为Mussa Enterprises的公司相同，后者曾在2006年向EIA卧底调查员夸耀其象牙走私经验。Team Freight还被指控从达累斯萨拉姆欺诈销售原产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铜矿石，这解释了其与Muyumba的关联。

EIA调查案例：

2013年，在所有嫌疑人都已得到保释后，该案重返聚光灯下，因为执政的坦桑尼亚革命党 (CCM) 总书记阿卜杜勒拉赫曼·基纳纳 (Abdulrahman Kinana) 被指与那个发往越南的集装箱有牵连。据称，基纳纳持有部分股权的船务代理公司 Sharaf Shipping Agency 为那批货准备了文件。基纳纳否认了相关指控。⁵⁴

同年，报纸报道称，由于缺乏越南有关部门的合作，司法部门已放弃了该案，然而，针对在马尼拉查获的象牙，菲律宾在2010年就给予了这种合作，当时坦桑尼亚执法人员得到了查验象牙及相关文件的充分授权。

2014年，在该案中受到指控的几家货运公司在2009年遭到暂停后，再度跻身于坦桑尼亚税务局 (TRA) 批准的报关代理名单。据报道，警方有关该案的卷宗也已下落不明，看起来当局不会提起公诉。

这桩史上规模最大的象牙查获事件发生五年后，当局没有付出真正的努力展开全面调查，查明主谋，就连充当同谋的货运代理和坦桑尼亚税务局官员也没有被提起公诉。

根据CITES公约的文件，大宗象牙查获事件“带来极好的机会，有利于查明走私活动背后的主谋，并将其绳之以法。目前这样的机会往往被白白浪费。”⁵⁵ 该案充分暴露了这样的失败。

Mikocheni住宅内的象牙

上述海防-马尼拉事件暴露了严重的执法失灵，而2013年末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住址查获大批象牙的案件，则展示了坦桑尼亚警方和情报机构有能力展开更有效更积极的行动，打击象牙走私网络。

2013年11月3日，警方突击搜查了达累斯萨拉姆 Mikocheni B郊区的一所大房子，查获706根象牙，重达1.8吨。屋内发现的三名中国公民 - Huang Gin, Xu Fujie和Chen Jinzhan - 当场被拘留，他们曾试图向拘捕他们的警务人员支付5万美元贿赂。屋内还搜出大量现金、若干磅秤和一辆经特别改装的面包车，车上有一个用于藏匿象牙的隐蔽隔层，还有两块可更换的车号牌。当时那些象牙正与蜗牛壳和大蒜一起被装入麻袋，目的是隐藏象牙。

发起此次突袭之前，警方进行了几个月的监视工作，跟踪嫌疑人。现场调查发现，一家名为 Evergo International 的公司在这个地址开展经营，同时有文件显示，此前已有几批货从桑给巴尔发运。根据这一情报，执法人员在11月13日对桑给巴尔港一个即将被装上“Kota Hening号”轮船经菲律宾运往中国的集装箱进行了检查。结果在里面发现1023件象牙，重达2.9吨，象牙被藏匿在贝壳堆里面。警方跟随线索随后在桑给巴

尔逮捕了6人，其中2名面临指控的人是坦桑尼亚税务局官员，还有2人与这批货的代理 Island Sea Food 公司有关联。

此案在2104年6月进一步扩大，两个坦桑尼亚人 - Salvius Matembo 和 Julius Manase - 在大范围搜捕后落网，他们涉嫌供应了在 Mikocheni 住宅被查获的706根象牙。Matembo 是达累斯萨拉姆 Mbezi 区的居民，但原籍在坦桑尼亚南部。他承认自上世纪90年代末一直参与象牙贸易；到2005年，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从坦桑尼亚南部的关系户手中买下象牙，然后将这些违禁品出售给以亚洲人为主的、常年居住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客户。

通过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以情报为主导的行动，坦桑尼亚警察似乎捣毁了一个触角延伸至坦桑尼亚南部、达累斯萨拉姆和桑给巴尔的重大走私网络。在 Mikocheni 的住宅，嫌疑人以从中国进口大蒜和柠檬酸、出口海产品的业务为幌子，为交收货物提供合理解释，掩盖其象牙贸易活动。对这些公司的研究显示，Evergo 和关联公司 YQP International 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多家公司有联系。各公司之间曾进行一系列可疑的交易，在其中一笔交易中，50万美元现金在一天里被存入一个关联账户。

对该案的分析表明，尽管在住宅被捕的三个中国公民显然参与了企图进行的走私行动，但他们不是走私集团的头目。同样，Island Sea Food 的雇员扮演了安排从货物桑给巴尔出口的角色，掩盖了象牙的真正所有者。



2013年11月在对达累斯萨拉姆 Mikocheni 地区一所住宅突击搜查期间被捕的中国公民。



在马拉维被查获的781根坦桑尼亚象牙，2013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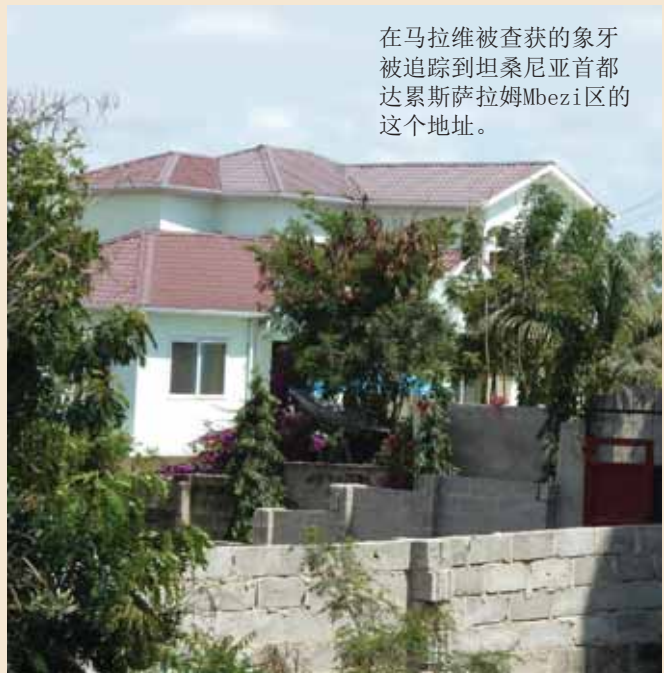
法庭记录显示，该案的主谋是邓继云（音译）和张明智（音译，两人都是中国公民），以及桑给巴尔的Idris Kai Hamisi。⁵⁶ 邓据信曾是中国驻桑给巴尔领事馆的雇员。案发后，三人均逃往中国。张、邓二人目前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数据库中的通缉犯。⁵⁷

象牙走私之马拉维路线

2013年，随着一辆卡车在邻国马拉维境内被搜出象牙，一条从坦桑尼亚的“后门”辗转走私象牙出境的路线浮出水面。2013年5月24日，马拉维税务局的一个机动检查小组在Bwengu与 Phwezi之间的地区对一辆卡车进行检查。卡车司机称，车上所载的是来自坦桑尼亚的水泥。经检查，重达2.6吨的781件象牙被发现隐藏在水泥袋下面。⁵⁸

这辆卡车是由车主Charles “Chancy” Kaunda自己驾驶的。之前他驾驶该车从马拉维利隆圭（Lilongwe）一路行驶至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这段路程需要至少20小时），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住址拿到了象牙。回程时，他不受阻拦地通过松圭（Songwe）边防检查站，最后在返回利隆圭的路上被马拉维税务局的机动检查小组拦下。

坦桑尼亚当局在跟进调查期间找到了交接该批象牙的住宅。这所住宅位于Mbezi Makabe高档住宅区，同类住宅的租金高达每月3000美元。经搜查发现，这所住宅还藏着347根象牙，重约1吨，还有若干袋水泥。该住宅的住客是一名渔政官员，名为Selemani Isanzu Chasama。



在马拉维被查获的象牙被追踪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Mbezi区的这个地址。

被捕后他在审讯期间供认，他为坦桑尼亚国民议会议长安妮·马金达（Anne Makinda）从事有关业务。

后续研究表明，Kaunda是总部位于利隆圭的City Car Hire公司的董事。当地消息来源称，这家公司真正的所有者是两名常驻利隆圭的中国商人，Kaunda只是一个幌子。这已经不是马拉维第一次被用作象牙贩运枢纽；EIA在2002年进行的详细研究表明，有一个大型象牙走私团伙以利隆圭为大本营，从事将赞比亚的象牙经由利

EIA调查案例：



© Xu Micohe / Xinhua Press / Corbis

中国海军编队靠泊达累斯萨拉姆港，2013年12月。



姆旺给 (Mwenge) 市场象牙商贩 Paul “Paulo” Gavana 和 Suleiman Mochiwa，2014年9月。



“Nova” Chikawe 是姆旺给市场象牙商的头目。

隆圭贩运至远东亚细的活动。由马来西亚人“Peter Wang”领头的该集团，向亚洲贩运了至少19批象牙，直至一批重量超过7吨的象牙于2002年6月在新加坡被查获。⁵⁹

根据以往涉及马拉维的象牙走私案件，2013年5月在卡车上被查获的象牙，原本很可能在抵达利隆圭后，被隐藏于一个海运集装箱，然后从莫桑比克贝拉港出口至亚洲。对查获的象牙（其中一些长达1.6米）进行的DNA分析显示，主要来源地是塞罗斯-尼亚萨，还有一些来自鲁亚哈-米库米生态系统。⁶⁰

截至2014年10月，Chasama仍在狱中候审。马拉维针对Kaunda的法律程序的状态不明。有报道称，他被马拉维税务局罚款，但不知道是否启动了刑事诉讼。坦桑尼亚正在争取引渡他。

中国海军军舰到访事件

2013年12月下旬，一支中国海军编队在完成亚丁湾反海盗巡逻后，在返航途中抵达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进行正式访问。包括“井冈山号”两栖船坞登陆舰和“衡水号”导弹护卫舰在内的这支海军编队，在四天访问期间在两国海军军官和工作人员之间安排了一系列活动，包括“文化交流”。⁶¹

这次访问期间，达累斯萨拉姆的象牙商贩生意激增。姆旺给 (Mwenge) 手工艺品市场的一个经销商吹嘘说，其从中国海军编队人员处赚到了5万美元。当时在该市的中国公民余波（音译）则没有那么幸运；他在12月30日晚上被拘留，当时他坐在一辆试图进入达累斯萨拉姆港的卡车里，车上有81根象牙（重303公斤），均被隐藏在木雕下。

余波原本打算把这些象牙交付给靠泊该港的中国海军的两名中级军官。那天，隐藏着象牙的两辆车抵达港口大门。为了免受检查，嫌疑人支付了3500万坦桑尼亚先令（合2万美元）的贿赂。但余波在第二个检查站被拦下，原因是有关部门接到了一个对报酬过低心怀不满的供应商的举报，结果车上的象牙被查获。⁶²

媒体报道称，余波在11月26日抵达坦桑尼亚，然后迅速与象牙走私团伙取得了联系，以获得象牙。这些违禁品在运往港口之前被藏在姆旺给市场地区。⁶³

不寻常的是，对余波提起的公诉得到了法院系统的快速处理；2014年3月，他被判有罪，并接到前所未有的9.78亿坦桑尼亚先令（合560万美元）罚单。得出这一数字的依据是，罚款金额被定在容许的处罚上限，即被查获的象牙价值的10倍，而象牙价值参照黑市全价被定在每公斤1860美元。无力缴纳罚款的余波被判20年监禁。⁶⁴ 截至2014年10月，他在狱中对这一量刑决定提起上诉。

象牙贸易枢纽：姆旺给市场

达累斯萨拉姆的姆旺给手工艺品市场是一个游客喜欢光顾的景点，他们在这里寻觅各种手工艺品，如木雕和传统的汀嘎汀嘎绘画。这里也是坦桑尼亚象牙贸易的重要枢纽，国内和国际媒体已经屡屡曝光这一事实。⁶⁵

在2006年卧底探访姆旺给市场期间，多名商贩向EIA调查员兜售象牙雕刻工艺品和象牙原料，据称象牙主要来自塞罗斯和莫桑比克北部。2014年9月再次走访该市场时，EIA发现象牙贸易已转入地下，商贩比以前更加谨慎，市场上无人兜售象牙制品。

这种气氛似乎是近期该市场和达累斯萨拉姆其他地方的执法活动所致。此前来自其他地方的卧底警察在该市场逮捕了两名兜售象牙制品的商贩。

尽管姆旺给市场弥漫着谨慎的气氛，但EIA调查员了解到，这里仍是象牙买家和卖家接触的重要地点。但双方一般会安排在其他地方会面，讨论交易数量、价格和交货事宜。

在姆旺给市场里，象牙生意是由一个相互间关系密切的商贩小集团掌控的。其中四人——Navatus “Nova” Chikawe、Paulo Gavana、Deus Mbopo 和 Roberto——都来自马孔德(Makonde)部落，这个部落位于一个跨越坦桑尼亚南部和莫桑比克北部的地区。这伙人自2006年以来一直活跃在这个市场上，并通过与当地警署的关系获得庇护。他们在坦桑尼亚南部的人脉有助于从那里搞到象牙。Nova是这个小组的头目，他吹嘘曾向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人员出售象牙，而Deus负责搞定当地警方。

2014年9月，EIA卧底调查员在姆旺给地区以外的一家酒店会晤了四人中的Paulo。Paulo带来一个名叫苏莱曼(Suleiman)的人，称那是他的表弟。Paulo形容他的主营业务为乌木雕刻，而苏莱曼运营货运代理服务。两人都承认参与象牙贸易，但表示由于近期的执法行动，现在活动进行得更谨慎，而且他们目前只是在当地销售，不安排出口。在探讨从达累斯萨拉姆港走私违禁品出境的问题时，苏莱曼谈到与海关官员保持可靠关系的重要性，并承认港口最近开始使用的货物扫描器加大了走私难度。Paulo称，在Mikocheni的那所住宅被捕的三名中国人之一，Huang Gin，几乎每周都光顾姆旺给且经常从市场购买象牙。

两人都谈到，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期间，姆旺给市场象牙商贩的生意激增。在访问期间，阵容庞大的中国政府和商界代表团利用这个机会购买大量象牙，推高了当地价格。两名商贩表示，此次国事访问两周前，就有中国买家开始购买数千公斤的象牙，后来经外交豁免渠道(diplomatic bags)进入国家主席专机发往中国。

苏莱曼说：“那时价格很高，因为需求很高。当客人来到时，整个代表团，那是生意走高的时候。”他补充说，在中国领导人访问期间，市场上每公斤象牙的价格翻了一番，达到700美元。

2010年，姆旺给市场的另一名经销商在向一名卧底记者谈到2009年2月前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访问时，也有类似的说法：“你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来坦桑尼亚那时的情况吗？他们来这里拿了很多货。不过，那些不是给胡锦涛的，而是整个代表团。然后，他们直接去机场，因为VIP没有人会检查你的行李。”⁶⁶早在2006年，姆旺给市场的供应商就告诉EIA调查员，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是象牙的大买家。



中国国家主席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展开国事访问，2013年3月。



姆旺给市场：达累斯萨拉姆由来已久的象牙贸易枢纽。

EIA调查案例：

桑给巴尔岛：象牙走私团伙

EIA的调查和对大宗象牙收缴案件的分析显示，桑给巴尔岛(Zanzibar)已成为大宗象牙从坦桑尼亚走私出境的主要地区之一。“桑给巴尔”这个名称是指两个岛屿——安古迦岛(Unguja)和奔巴岛(Pemba)——它们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内部享有半自治地位。19世纪，这个地区曾是一个买卖奴隶和象牙贸易的中心。如今，桑给巴尔最出名的是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但它在昔日象牙贸易中的角色正重新登场。

桑给巴尔的主要港口马林迪(Malindi)已被在坦桑尼亚活动的象牙走私团伙当作首选出境点。原因显而易见：相比更大的达累斯萨拉姆港，货物在这里更容易通关；与本土相比，桑岛有关濒危物种贸易的法律有所不同；启自该岛的航线直通亚洲；港口缺乏有效控制以及港口

桑给巴尔马林迪港：
象牙走私往亚洲的门户。



“关键人物”Li Guibang在2011年因涉嫌出口象牙至越南被捕，但很快就被保释，随即逃离。



有腐败官员。

据了解，货物在桑给巴尔清关需要几天时间，而在达累斯萨拉姆则需要几周，同时两个港口之间有定期的货船来来回回，便于转移货物。传统的单桅帆船也从坦桑尼亚本土——包括南方的基尔瓦(Kilwa)——运载货物至邻近马林迪的一个着陆点。另一个便利之处是，港口周围遍布着货运代理，他们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在单据上被列为收货人，从而掩盖真正的所有者。

桑给巴尔的主要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森林资源管理和保护法》(FRMCA, 1996年10号)只保护在桑给巴尔自然栖息的野生动物，这意味着，在桑给巴尔并不普遍存在的大象在理论上不在保护范围内。这种情况也给实施CITES法规带来复杂因素。尽管坦桑尼亚本土的警方和野生动物部似乎有权在桑给巴尔调查野生动物犯罪，但这种做法的法律依据不明确。此外，FRMCA规定的处罚非常轻微，被判有罪后最严厉的处罚是不少于六个月的刑期，或者不低于30万坦桑尼亚先令(合185美元)的罚款。⁶⁷

过去五年里，桑给巴尔查获了两宗大型走私象牙案：一次是在2011年8月，1041根象牙被发现隐藏在鱼干下，分装在两个即将运往马来西亚的集装箱中，另一次是在2013年11月，查获了2.9吨隐藏在贝壳下的象牙，这次查获与Mikocheni住宅案相关。还有更多批象牙在离开桑给巴尔后在亚洲被查获。自2009年以来，至少有六批象牙在越南海防和香港的港口被截获。在每一例查获中，象牙都被藏在装有海产品(如鱼干、海带和贝壳)的集装箱里。⁶⁸

2009年8月，越南“Vinashin Mariner号”集装箱船在海防港靠泊，船上一个申报载运蜗牛壳的集装箱被查出逾2吨象牙。该集装箱的发货港是桑给巴尔。货运单据上列着一个名叫Ramadhan Makame Pandu的桑给巴尔船务代理。据报道此人在2009年12月被捕。⁶⁹ 2011年1月，一个名叫Li Guibang的涉案中国公民在达累斯萨拉姆被捕。Li被形容为一个策划向亚洲走私象牙的“关键人物”。⁷⁰ 尽管他身为“关键人物”，但坦桑尼亚高等法院在2011年3月批准他以8000万坦桑尼亚先令(合4.65万美元)保释金取保候审。他很快就逃到了肯尼亚，在此过程中得到象牙贸易中的同伙Salvius Matembo的协助，Matembo后来因为与Mikocheni象牙查获案有牵连而被捕。

那年晚些时候，2011年8月，在桑给巴尔的马林迪港查获了1041根象牙。这批货由本地货船MV Buraq从达累斯萨拉姆运来；象牙与来自坦桑尼亚北部姆万扎(Mwanza)的鱼干装在一起。同一个船务代理Ramadhan Makame Pandu在桑给巴尔镇菜市场附近收下这批货。媒体报道称，这批违禁品真正的所有者是达累斯萨拉姆的“Lee先生”。⁷¹ 截至2014年10月，Pandu仍在狱中候审，同时有传言称，Li已悄悄返回达累斯萨拉姆。

2010年9月，香港海关在两个申报载运小鱼干的集装箱里查获1.5吨象牙，发货港为桑给巴尔。⁷² 中国公民Huang Guo Lin（又名“Alimu”）被捕，他被控非法交易象牙，并企图向逮捕他的执法人员支付1750万坦桑尼亚先令（合1万美元）贿赂。⁷³ Huang随后被保释，四年后的今天，该案仍没有下文。

巧合的是，2014年9月，EIA的卧底调查员见到了桑给巴尔船务代理SM Rashid。其老板苏莱曼·拉希德(Suleiman Rashid)透露，他曾是2010年在香港被查获的那批象牙的船务代理。由于他的名字出现在货运单据上，他被拘留了一个月，直到他的辩解（他并不知道集装箱内究竟装了什么货）得到相信才获释。他补充说，被查获的集装箱是他为同一伙中国人发往香港的一批五个集装箱中的两个，另外三个集装箱逃脱了检测。拉希德还承认，他以往曾安排将销售给中国客户的废塑料发运至越南海防港（这已被证明是象牙走私者所用的隐藏方法和路线）。

桑给巴尔作为重要象牙走私枢纽的地位日益突出，与来自中国南方的野生动物犯罪团伙的猖獗活动有关，他们将这里的港口当作向中国大陆发运象牙的主要门户。

过去10年期间，来自中国广东省茂名地区的一个相互间关系密切的走私网络，成了主导东非和西非象牙贸易的主要团伙，桑给巴尔是他们的主要基地之一。茂名团伙已取代以往控制象牙贸易的来自中国福建莆田的商贩。

参与象牙贸易的多数人来自茂名水东镇。水东是一个重要的海参（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昂贵的美食）交易中心。如今活跃于桑给巴尔的多数象牙商贩最初到那里是为了做海参生意，现在其中一些人则利用海参生意掩盖象牙走私活动。

2014年9月，EIA卧底调查员见到了常年居住在桑给巴尔的海参商贩、水东人魏荣禄。刚开始，魏荣禄说他没有涉足象牙贸易，但他似乎非常了解这项业务。他谈到，近期的执法行动遏制了象牙走私，但补充说，水东人经营的两大走私集团仍在桑给巴尔活动。

他说，在2013年，一个水东走私团伙就向中国内地成功发运了十多个藏着象牙的集装箱，且这些集装箱通常经由香港过境。他声称，平均而言，每20个藏着象牙的集装箱中，只有一个会被查获；通常每个集装箱里面装有2至3吨象牙，并利用贝壳和鱼干等低价值商品来藏匿象牙。他们不会使用海参，因为如果集装箱被拦下的话，损失海参和象牙两者的代价太大了。

这些水东人团伙极为谨慎，他们一般会让让自己信得过的坦桑尼亚人出面操作象牙生意。据称，这种可信关系可能需要两三年时间才能打造起来。坦桑尼亚人的角色是安排航运和搞定港口的腐败官员。中国老板们则藏



高价值的海参在桑给巴尔被晒干后出口至中国。

在后台，貌似与货物毫无关系——直到货物装上船、提单交接（用于在亚洲清关）。在装箱的时候，中国走私集团的人员往往会从远处位置通过望远镜观察，确保最后一刻不出问题。据称，他们通常会买好当日离开坦桑尼亚的机票，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就会立即逃离。

出口时机需要精心规划，以确保被走私团伙所买通的海关人员已经做好准备，并且在行动当日值班。为确保集装箱在启航前不受检查，通常要支付每公斤象牙70美元的贿赂。水东团伙一般用其成员在中国和坦桑尼亚的银行账户来周转走私活动的资金。受信任的“投资者”会支付一笔首付款，用于启动象牙的购买和运输。等象牙运到到中国边境，团伙的成员会再次帮助入境和销售事宜，最后投资人和走私团伙会进行分赃。

魏荣禄称，在Mikocheni的住宅被捕的三个中国公民都是水东人，但他们是相对低层的。他称他们这帮人犯在了自己的住处包装象牙的错误。与魏荣禄会面之后，EIA调查员同他在电话上谈了几次。他提出安排与一个茂名团伙的成员会面，称那些人是他的兄弟，并表示会面时需要支付一千万人民币。

EIA的调查显示，由中国人领头的犯罪企业特意挑选桑给巴尔港作为主要出境点，因为这里控制不严，而且某些官员愿意收受贿赂。一位知情人士称，桑给巴尔是非洲最大的单一象牙贩运枢纽。

EIA调查案例：

尼亚萨：受象牙走私牵连

地处莫桑比克北部的尼亚萨保护区 (Niassa National Reserve) 与邻国坦桑尼亚的塞罗斯保护区相连。尼亚萨也受到猖獗大象偷猎活动的打击，有些案件涉及坦桑尼亚公民，象牙通过陆路和小船越过宽松的边界。

2009年，尼亚萨的大象数量达到2万374头，但到2013年已经减少至1万3000头，跌幅达到36%。仅在2014年9月的头两周，尼亚萨就有22头大象被偷猎。⁷⁴ 同月，因每天有5头大象被猎杀，偷猎大象的情况被宣告为一场“国家灾难”。⁷⁵ 2011年对尼亚萨进行的航测发现12026头活大象和2627具尸体。在附近的奎林巴斯国家公园 (Quirimbas National Park)，2013年的一项普查发现854头活大象和811具尸体。⁷⁶

相当多的证据显示，坦桑尼亚偷猎团伙和象牙商贩参与了莫桑比克北部的大象屠杀。据估计，在尼亚萨活动的偷猎者有近一半是坦桑尼亚人，他们得到了边界两侧腐败官员的协助。⁷⁷ 2014年9月上旬，在警方和狩猎巡防队员进行了10个月的调查后，由6个偷猎者组成的一个团伙在尼亚萨地区被捕。被捕时，这伙人正在运送12根象牙。他们的高性能猎枪被没收。其中4名被捕的偷猎者是坦桑尼亚人。一名团伙成员承认2014年在尼亚萨猎杀了39头大象。⁷⁸ 2011年，奎林巴斯国家公园的官员们告诉EIA，当地有坦桑尼亚偷猎者在活动，他们指责这些坦桑尼亚偷猎者引入了用毒药杀死大象的手段。⁷⁹

象牙收缴数据和与姆旺给市场商贩的交谈表明，来自莫桑比克北部的象牙有一部分越过边界进入了坦桑尼亚，与坦桑尼亚的象牙一起运往亚洲。2006年，姆旺给市场的多名商贩声称从莫桑比克购买象牙。此外，DNA分析表明，2013年一辆来自坦桑尼亚的卡车在马拉维境内被查获的781根象牙中，有一部分象牙来自尼亚萨。⁸⁰

从尼亚萨和奎林巴斯偷猎的象牙，也有一部分通过附近的奔巴岛港，直接从莫桑比克运往亚洲。许多中国伐木公司和木材商贩以这里为基地，而运往中国的大量原木和锯材（大部分是非法的）为象牙走私提供了便利的掩护。

2011年初，执法行动发现161个集装箱的非法原木已经装船，而该船即将离开奔巴岛港。这次突击搜查还发现166根象牙藏在某些集装箱的原木下。与此次搜查有关联的一家中国伐木公司的两名雇员很快逃离。⁸¹ 2009年7月，越南海防港的海关人员截获了藏在一批木材中的600公斤象牙。发货港是莫桑比克北部的小港滨海莫辛布瓦 (Mocimboa da Praia)，出口企业是一家中国国有木材公司，名为森联公司。⁸²



上图：
尼亚萨的大象数量自2009年
以来减少了36%。



© Hong Kong Customs and Excise

象牙中转：走私途径国

装在海运集装箱里离开坦桑尼亚的象牙，在最终运至中国大陆之前，往往要走一些迂回曲折的路线，经过中东、南亚和东亚。在某些情况下，从其他国家过境主要班是轮航运公司的船期表所致。例如，达飞海运集团(CMA-CGM)把马来西亚巴生港用作从东非至亚洲货运航线的一个运输节点。其他航运公司使用阿联酋的港口接通东非航线与前往亚洲的下一程航线。

这些过境国家可能被象牙走私分子用来转运货物，以掩盖了真正的发货港，以求反制最终目的地海关部门的风险分析。例如，2013年10月越南北方海防港的海关人员分别查获了两批被申报为贝壳的象牙，共计4.4吨。虽然这种隐藏方法通常用于从桑给巴尔发运的象牙，但相关货物的提单只显示从马来西亚巴生港到海防港的航程，实际上掩盖了真正的发货港。

2009-13年期间，与象牙走私关联最多的四个过境国家或地区（香港、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与62%的大宗查获有关，共计41吨象牙。⁸³

EIA的调查显示，对于从坦桑尼亚走私象牙到中国内地而言，最重要的过境港口是香港和越南海防港。这两个港口的突出地位并不是由于航线；他们是由象牙走私集团刻意选择的，目的是找到通往中国最终市场的最安全路线。

香港：最后中转站

香港是非法象牙运往中国内地途中的一个重要中转站。2009-14年期间，香港有关部门查获了至少18吨象牙，其中三分之二是自2012年末以来查获的。⁸⁴ 在香港截获的象牙中，坦桑尼亚被查明是主要来源国之一。

对象牙走私分子来说，主要优点是作为全球排名第三大的集装箱港口，香港港的货物吞吐量极大，2012年达到2300万个集装箱。⁸⁵ 巨大的贸易量和让货物快速清关的要求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集装箱会受到检查。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香港有一些内行的货运代理，他们具备必要的经验、技能和

上图：

2011年8月：1898公斤象牙在香港被查获，象牙背后是盐袋——盐是用来腌制风干海参等海鲜制品的必需品。

“迄今为止，在香港被查获的藏在集装箱内的大宗象牙尚未导致任何公诉。”

人脉，能够让货物（包括违禁品）运至内地。这个过程通常涉及操纵及/或篡改货运单据，以掩盖货物的真实原产地，使它们无法被追查。例如，2014年初，正在追踪受保护的红木树种从非洲和东南亚至中国的贸易流动的EIA调查员，见到了几个香港物流代理，他们在经手向内地转运木材的业务。⁸⁶其中一个代理提出，可安排将受CITES公约保护的大红酸枝经香港运至中国广东省的港口，收费为每吨2300美元。这个代理甚至提出，如果货物被查获，可提供每吨6500美元的赔偿。

2012年10月香港港查获两个藏有象牙的集装箱的案件，表明了粤港之间转运象牙的跨境走私团伙的存在。这两个集装箱一个来自坦桑尼亚，另一个来自肯尼亚，它们被发现藏着3.8吨象牙。这些集装箱并不是受到随机检查的，而是根据广东省执法部门所提供的情报；此前这些部门进行了六个月的侦查工作，调查以深圳、中山和东莞等城市为目的地的象牙走私活动。此次查获导致内地7名嫌疑人被捕，包括一名香港居民。⁸⁷

虽然探测违禁野生动物现在是香港海关的工作重点之一，虽然与中国内地同行的合作被证明是有效的，但迄今为止，在香港被查获的藏在集装箱内的大宗象牙尚未导致任何公诉。

海防

海防是越南北方的主要国际港口，也是一系列运往中国的违禁品的后门，包括电子废弃物、野生动物制品和非法木材。

以中国为目的地的货物在抵达海防后，通常在海关盖章后走用陆路运抵越南广宁省的主要边境口岸芒街，经过正式清关后进入毗邻的中国广西。在多数象牙查获案件中，收货人是海防或芒街的货运代理。

芒街口岸受到一些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把持，帮助他们的是腐败的海关和边检人员，他们在收钱后让货物毫无阻拦地通过非官方过境点。对芒街边境地区的详

细观察发现，在开往中国的1万6800万辆中，只有2%使用官方的国际过境点。⁸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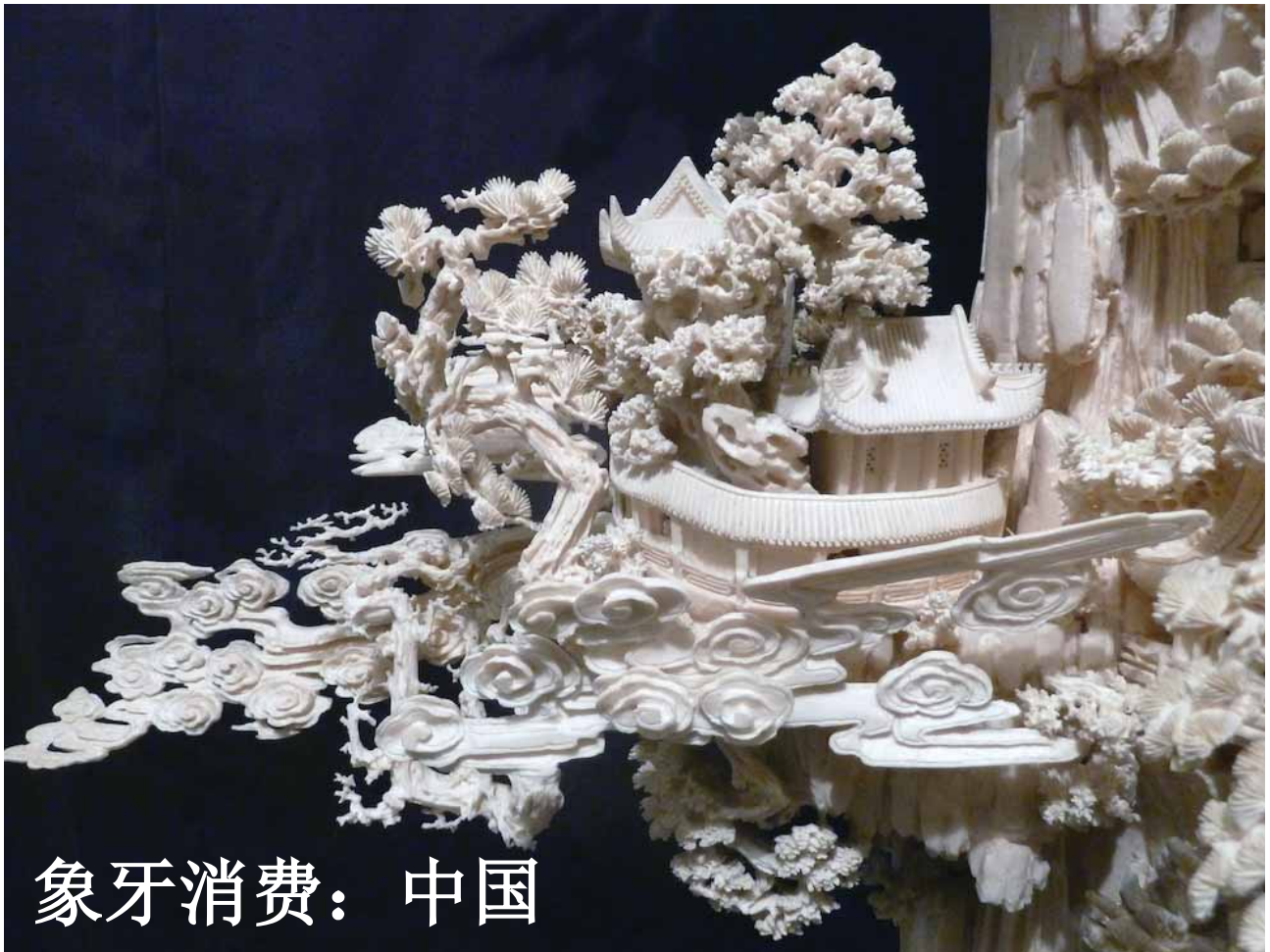
从经济角度来看，走海防、芒街路线运货至中国南方是说不通的。对不同航运公司运费标准的分析发现，要将一个集装箱的鱼干从坦桑尼亚运抵广东，如果走从达累斯萨拉姆经深圳至广州的直接路线，运费平均为1683美元，相比之下，从达累斯萨拉姆经海防和芒街到广州的运费为2480美元。⁸⁹选择这条路线的唯一理由是利用宽松的管制和遍布芒街地区的不法经纪人来进行走私活动。

2014年初，追踪从越南到中国的非法红木流动的EIA调查员被告知，由于芒街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走私活动正向西转移至谅山边境口岸。象牙走私似乎也呈现这种趋势。2013年10月，海防海关查获了藏在一个集装箱内、被申报为贝壳的2吨象牙。海关文件显示，这个集装箱将通过谅山被再出口至中国。⁹⁰

选择这条路线的唯一理由是利用宽松的管制和遍布芒街地区的不法经纪人来进行走私活动。

2014年初，追踪从越南到中国的非法红木流动的EIA调查员被告知，由于芒街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走私活动正向西转移至谅山边境口岸。象牙走私似乎也呈现这种趋势。2013年10月，海防海关查获了藏在一个集装箱内、被申报为贝壳的2吨象牙。海关文件显示，这个集装箱将通过谅山被再出口至中国。⁹¹2011年4月，在距离中越边境不远的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一辆开往南宁市的卡车被边防官兵拦下，车上被查出707根象牙。⁹²

尽管海防经常被证明是象牙在运往中国途中的一个中转站，但在海防港查获的象牙似乎并未导致任何成功的公诉，同时也没有什么证据显示越南有关部门与非洲的象牙来源国或最终市场中国分享情报。当坦桑尼亚官员请求前往越南，调查2009年3月在海防被查获的6吨象牙时，他们被拒绝发放签证。



象牙消费：中国

与坦桑尼亚面临生存危机的象群相隔千里之外，象牙被雕刻成精美而珍贵的工艺品在中国出售。中国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非法象牙市场。⁹³

当前中国的非法象牙贸易激增，是几个相互关联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CITES的决定给了中国一个创立合法国内象牙市场的机会；中国政府和牙雕产业刺激了对象牙制品的需求；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执法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调，未能有效捣毁从事象牙贸易的犯罪团伙；以及未能遏止从香港至中国内地的走私象牙流动等。

这个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严重。1999年，世界各地查获的象牙有一半以中国为目的地。⁹⁴ 2000年，EIA在广东省的调查发现有很多新企业正在加入象牙贸易后，成为第一拨对中国象牙需求不断增长发出警告的组织之一。⁹⁵

尽管中国法律允许“禁令前(获得的)”

象牙的贸易，但EIA在一系列调查中所记载的象牙数量规模，以及在与业内消息人士交谈中获得的信息，都清楚地表明，到了2002年，中国市场已经依赖走私象牙，当时，走私象牙可以轻易流入一个监管不力的市场。⁹⁶

在中国进行的调查还突显了政府在象牙制品产业中的角色，特别是国有的象牙雕刻厂和商店。例如，EIA的调查发现一家名为悦雅的广州企业销售的象牙来历不明，而该公司向国有的友谊商店供应象牙制品。另据报道，从1990年到至少2004年，被中国政府查获的非法象牙事后都被卖给国内市场；2004年11月，广东省有关部门向国内贸易商拍卖了近1吨非法象牙。⁹⁷

从1999年至2005年，EIA的调查和研究记载了中国在非法象牙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包括：

- EIA 1999年在广州和北京进行的调查发现一个不断扩大的象牙市场，

“到了2002年，中国市场已经依赖走私象牙，当时，走私象牙可以轻易流入一个监管不力的市场”

尽管在1989年禁令出台时，广州的象牙雕刻师手头只有两个月的原料库存；

- EIA 2002年在香港、上海和北京进行的调查发现香港的象牙生意在走下坡路，但内地的象牙生意不断增长，中国公民是主要买家。虽然中国政府出台了标签制度，以求监管合法的象牙贸易，抑制非法活动，但EIA在北京、天津和广州都记载了非法象牙交易；在这些城市，来自非洲的“新”象牙正被出售。一位贸易商告诉EIA，外交渠道经常被用来偷运非法象牙至中国；
- EIA获得的一份日期为2003年的中国政府文件显示，前一年对政府象牙库存进行的核查发现，110吨象牙去向不明，并称，已经发现有大量非法象牙贸易；⁹⁸
- EIA 2005年在广州进行的调查记载了中国象牙认证和监管制度存在的一些明目张胆的问题。交易商在没有依法授权证书的情况下销售象牙，并分享有关非法象牙走私的详细信息。虽然有一部分贸易商因担心被抓似乎在依法做象牙生意，但

下图：
在中国广州陈列的高档象牙制品，2010年。



还有其他很多大型贸易商愿意经手非法象牙。

象牙市场动态

2002年，中国将流入境内的非法象牙归咎于CITES允许向日本“实验性”销售象牙的决定，指出这项有争议的销售误导了中国消费者：“很多中国人误解了这个决定，认为象牙的国际贸易恢复了。”⁹⁹

然而，到了2005年，中国也决定希望获利于象牙贸易，于是开始争取游说另外举行一次象牙库存的销售，并让中国也成为买家。在偷猎和象牙走私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CITES缔约国却在2008年同意出售又一批象牙给中国和日本。同意出售给中国的依据是，中国实施了严格的国内贸易监管，同时销售合法的库存象牙将使中国市场充斥廉价象牙，从而打击非法市场。在那之后，EIA和其它几个组织的调查都证明，2008年的销售从未能实现上述任何目标。¹⁰⁰

2008年，中国在CITES拍卖会上购买了62吨象牙。四家国有象牙企业——中国工艺美术（集团）公司（“工美”）、北京象牙雕刻厂、广州大新象牙工艺厂以及北京猛犸艺术品有限公司——代表中国象牙产业参加竞拍并购买了象牙。¹⁰¹ 这些象牙随后通过内部拍卖，分销给其它有合法资质的企业，但据中国媒体报道，此类拍卖会在2009-11年期间仅举行了一场。¹⁰³ 在中国拍得的象牙总量中，工美集团购得了40吨。同时，中国政府、业界和媒体都曾推介象牙工艺品，将其誉为文化遗产和有利可图的投资品。

中国国家林业局(SFA)是负责监管境内合法象牙贸易的机构，主要是通过2003年推出的一套登记制度。按照该制度，销售合法象牙制品的单位必须在醒目位置摆放象牙定点销售标志牌，同时所有合法象牙制品在销售时都必须具备《象牙制品收藏证》。对于超过50克的象牙制品，《象牙制品收藏证》必须有产品照片。

2004年，9家象牙雕刻厂和31个销售点被国家林业局准许加工和销售“合法象牙”，这在当时仅包括“禁令前”象牙。¹⁰² 随着2008年的CITES拍卖向市场注入更多象牙，如今有180余个有牌照的象牙加工和销售场所，有很多位于北京、上海、广州和福建，在这些地方形成企业集群。

实际上，当初买入拍卖象牙的四家国有企业像一个卡特尔那样运作，根据指示每年仅向市释放5吨拍得的象牙原料，为此收取的最高达每公斤1500美元的价格远高于每公斤157美元的买入价。¹⁰³

EIA 2010年在广东进行的调查发现，象牙零售商认为，当地销售的象牙大约90%来自非法来源。¹⁰⁴ 显然，中国的国内的象牙贸易监管机制和力度显然不够，而合法销售象牙将抑制非法象牙需求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的。

EIA在广东和福建的调查

2010年11月和2013年9月，EIA调查员走访了广东和福建，这两个华南省份是已知的重要象牙走私和加工中心。近年中国多起大宗象牙收缴案件都发生在这两个省。

2010年，EIA见了广东省七家授权生产和交易象牙制品的企业中的四家。其中一家广州合法象牙零售商告诉EIA，持牌工厂必须要从几家指定的公司购买分配到的年度原料供应，而这些指定的公司往往故意抬高原材料价格。此人抱怨说，政府的象牙原料价格非常昂贵，且被分配的象牙产量不够。合法象牙原料价格反映在广州持牌销售点象牙制品的零售价格上，它们比其他地方要高出许多。

2013年，EIA见了福建省八家授权象牙制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中的五家。讨论中透露的情况是，来自2008年拍卖所得的象牙原料现在报价高达每公斤3000美元。一位贸易商透露说，国家林业局现在要求持牌零售商以不低于每公斤4万元人民币（合6500美元）的价格出售成



上图：
福建仙游附近的度尾是一个重要的象牙加工和零售中心。

品，并称，否则的话，来年他将受到较少的加工配额（国家林业局设定的年度分配）作为惩罚。

在广东和福建，黑市的原材料价格普遍低于“合法”象牙的价格，但也在稳步上涨。EIA调查员近年访问中国期间普遍观察到的情况是，合法的象牙原料紧缺，但非法象牙原料却易于获得，且如今已经成为市场主要原料。

2010年，除了持牌贸易商以外，EIA调查员还见到了各类无证象牙经销商和零售商。这些交谈揭示了一个缺乏有效控制的象牙市场，而广州是这个市场的中心。经销商们谈到广东有一个供应商网络，由三个“大老板”控制。这些集团利用不断变换的走私路线（比如经过越南北方）和复杂的方法（比如把象牙藏匿在拖拽在轮船下的金属盒里），他们甚至还通过囤积象牙来操纵市场价格。

EIA调查员在2013年走访了中国另一个主要象牙贩运枢纽——福建，其间发现象牙贸易圈里明显弥漫着紧张情绪——前一段时间的执法活动抓捕了一些商贩并广为宣传，这使商贩们更为谨慎。不过，EIA证实，尽管非法象牙贸易已变得更加隐蔽，但它仍在蓬勃发展：“圈内的每个商贩都知道找谁购买材料”，一名无证象牙商贩如此声称。



上图：
福建震港工艺品有限公司
的雕刻厂，2013年8月。

“尽管中国政府宣传象牙雕刻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象牙产业已经对非洲的自然遗产构成了威胁。”

在福建，象牙贸易遍布全省，但大多集中在如福州、莆田和仙游等加工枢纽附近。在这些地方有一个蓬勃发展的雕刻产业，主要制作红木家具和工艺品，也从事象牙雕刻。¹⁰⁵ 象牙贸易的主要中心包括毗邻福州的闽侯、仙游附近的坝下和度尾。零售商在此采购库存，而走私网络在此隐藏违禁品。仅在仙游一地，据悉在2012年执法行动之前就有八个象牙贩运网络。象牙雕刻成品通常在受信任的商贩网络内部分销，最终往往流入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红木和象牙贸易之间的交集展示了野生动物犯罪类型的融合：两者使用类似的贩运路线，而且在运输途中木材提供了藏匿象牙的便捷方式。

EIA收集的证据还显示，受国家许可的合法象牙经销商也参与象牙黑市贸易，并利用监管制度的漏洞。例如，在与持牌象牙贸易商福建震港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老板会面期间，有人透露，该公司使用同一份证书生产多个相同的象牙制品，从而规避有限的加工配额。

随后，位于度尾的福领雕刻工艺厂的老板在会面时证实，震港公司曾向他购

买非法象牙。另一家持牌企业——仙游森艺仙石工艺品有限公司刚获得合法象牙贸易资格，但其老板、莆田市全国人大代表方志舜对EIA调查员表示，他已经计划采购非法象牙，并利用他的牌照用合法体系“洗白”这些材料。会面期间，他多次打电话给黑市象牙供应商。

中国日益增长的象牙需求是非洲大象偷猎不断升级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尽管中国政府宣传象牙雕刻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象牙产业已经对非洲的自然遗产构成了威胁。

EIA的调查收集到的证言多次指出，象牙被经常被作为一种非金钱贿赂，用作礼物赠送给政界和商界精英。

正如EIA在坦桑尼亚进行的调查所展示的，由中国人领头的犯罪团伙正从象牙走私活动中大举获利。象牙走私不但破坏法治，还助长腐败。尽管中国有关部门近年一些导致成功公诉的执法行动值得肯定，但其被查获的非法象牙在数量上最多仅相当于漏网走私象牙总量的百分之五。

合法外衣下的非法象牙贸易

尽管中国的境内象牙控制体系存在根本缺陷，但中国执法机构正努力遏止涌入境内的非法象牙洪流。

2013年，一系列主动积极的执法行动大获成功，导致厦门海关查获了近12吨来自非洲的非法象牙原料，还有合法象牙贸易商因此被捕。¹⁰⁶

2011年，福建石狮港的海关人员根据举报信息，检查了一个抵达港口但过了10天仍无人取货的可疑集装箱。他们在这个集装箱里面发现10袋象牙；货运单据上的名字是一个姓何的石狮人。海关人员开始监视何，追踪他的活动和联系人。

何是石狮市居民。监视发现，他与老牌象牙企业——福建莆祥工艺品有限公司老板、中国象牙雕刻专业委员会委员陈步钟有联系。为了提高利润，陈利用自己在合法象牙行业的地位之便，进口非法的非洲象牙。调查发现，陈与他2010年末在南非结识的女子赵秀琴(Chao Hsiu-Chin)合作。赵出生于台湾，又名索菲亚(Sophia)。她是陈在非洲的联系人，负责协调向亚洲发货。陈的同伙何则协助办理货物运抵中国后的清关事宜；相关的集装箱号码通过手机短信传递。

对嫌疑人的讯问导致海关人员把目光投向登陆石狮的更多象牙。总共有6批象牙被截获，它们来自非洲多个不同的发货港，而且使用不同的藏匿方法：

来自坦桑尼亚的一个集装箱的象牙藏在铜矿石（申报产地是金沙萨）下；来自尼日利亚的两个集装箱利用腰果；来自肯尼亚的一个集装箱利用牛皮（经香港中转）；分别来自科特迪瓦和多哥的两个集装箱利用木材来藏匿象牙。所有这些象牙都被追踪至陈本人，他和他的同伙总共进口了7.7吨非法象牙。¹⁰⁷

在随后的审判中，陈最初被判处无期徒刑，经上诉后减为15年徒刑。

不过，陈并不是唯一滥用合法象牙贸易体系的持牌象牙贸易商。2011年，中山市艺星鑫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姚全安也被查明从非洲走私超过1吨的象牙。

作为主谋，姚的名字极少出现在书面记录中，因为这方面的事务是由物流及报关代理以及幌子公司出面办理的。有一批象牙被藏在废旧键盘里，经马来西亚和香港运抵中国揭阳。还有一批象牙冒充台湾包装纸运抵泉州港。关键同谋吴家郎曾前往香港和台湾，使用他的人脉网络安排物流。姚和吴在2013年分别被判处14年和12年徒刑，其象牙牌照被吊销。

陈步钟因走私7.7吨非洲象牙至中国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 CCTV, Legal Report, 10/01/2014

向调查员展示的非法象牙制品，福建仙游，2013年8月。



结论和建议

尽管打击坦桑尼亚境内非法象牙贸易的活动取得了有限的进展，但若干在重大国际会议上作出的一些根本承诺仍亟须落实。

EIA建议坦桑尼亚政府实施以下行动，将其列为当务之急：

1. 对境内查获的500公斤以上象牙立即进行DNA采样，包括2013年末在达累斯萨拉姆Mikocheni地区查获的1899公斤和在桑给巴尔查获的2915公斤
2. 清点并销毁坦桑尼亚境内政府持有的全部库存象牙；至少销毁政府持有的被查获象牙的全部库存。高层官员屡次公开做出的有关清点全部库存、并使其无法得到经济利用的承诺（最近一次在2014年5月）但至今仍未兑现
3. 创建一个专职的调查工作组，紧盯高层的象牙商贩和为此类贩运创造条件的腐败官员。为此需要一系列的刑事司法回应，包括：
 - 扩大调查中的取证范围，针对大宗象牙贩运者动用反洗钱和反腐败法律
 - 与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乌干达、肯尼亚、莫桑比克、中国（包括香港）、越南、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进行积极主动的情报交流和执法部署，以展现对跨国犯罪活动的切实打击
 - 利用国际机制通缉和追查在逃的嫌疑人，并优先对这类犯罪嫌疑人（包括本报告提到的相关个人）提起公诉
 - 利用所有相关机构的专业知识，包括坦桑尼亚警察，坦桑尼亚税务局（包括海关总署）、坦桑尼亚港务局、坦桑尼亚野生动物部、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管理局、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管理局、金融情报机构、坦桑尼亚情报安全局、预防和打击腐败局、检察机关、司法体系，以及坦桑尼亚本土和桑给巴尔的其他专门机构

4. 在坦桑尼亚和桑给巴尔的各个港口建立由第三方独立监督出港货检的制度，并授予此等第三方实权

5. 优先重审和修订桑给巴尔的立法，以便在国内落实CITES公约规定

EIA建议中国政府实施以下行动，将其列为当务之急：

1. 出合并执行一项禁止国内象牙贸易的全面禁令，并立即生效
2. 调查并起诉通过有组织犯罪团伙操作的象牙走私操控人
3. 调查并起诉利用野生动物制品进行非金钱贿赂的行贿人
4. 支持减少象牙消费的教育和宣传
5. 通过中国驻坦桑尼亚、肯尼亚、莫桑比克以及其它相关非洲国家的使馆，与这些国家政府的合作，面向当地居民和中国公民（无论是访问还是居住在这些国家）发送打击偷猎、购买和走私野生动物制品的威慑性信息。

EIA建议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采取以下行动：

1. 对于涉及象牙贸易的调查询问和司法请求，给予坦桑尼亚全面迅捷的司法互助

EIA建议捐赠个人和团体采取以下行动：

1. 将反腐败和公民监督措施列为所有资助项目的核心要素

参考文献

1. George Wittemyer *et al.* Illegal killing for ivory drives global decline in African elephants, PNAS 2014
2. IUCN African Elephant Specialist Group (AfESG), African Elephant Database, 2013
3. CITES, New figures reveal poaching for the illegal ivory trade could wipe out a fifth of Africa's elephants over next decade, 2/12/2013
4. National Geographic - A Voice for Elephants, Elephant declines vastly underestimated, 16/12/2013
5.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Study: More than 100,000 African elephants killed (18/08/2014); Douglas Hamilton *et al.* study estimation of 100,000 elephants poached in last three years
6.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Center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Tracking Poached Ivory
7. UNEP, CITES, IUCN, TRAFFIC, Elephants in the Dust - The African Elephant Crisis, 2013
8.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2014 op cit
9.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press release, New data shows continued decline of African forest elephants, 12/2/2014
10. UNEP, CITES, IUCN, TRAFFIC, 2013 op cit
11. CITES SC65 Doc. 42.1, Elephant Conservation, Illegal Killing And Ivory Trade, 2014
12.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in East Africa - a threat assessment, 2013
13. CITES press release, Elephant poaching and ivory smuggling figures released today, 13/06/2014
14. Tanzania Elephant Protection Society (TEPS) Report To The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f L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pr. 2013
15. CITES Cop15, Doc. 68 annex 6a, 2010
16. Tanzania Wildlife Research Institute (TAWIRI), Tanzania Elephant Management Plan 2010-2015, June 2010
17. Tanzania Wildlife Research Institute, Aerial Census of Large Animals in the Selous-Mikumi Ecosystem - Population Status of African Elephant, 2013
18. Tanzania Wildlife Research Institute, Aerial Census of Large Animals in Ruaha-Rungwa Ecosystem - Population Status of African Elephant, 2013
19. National Public Radio, Poachers Decimate Tanzania's Elephant Herds, 25/10/2012
20. UNEP, CITES, IUCN, TRAFFIC, 2013, op cit.
21. Daily Nation, Tanzania leading source of illegal ivory in East Africa - INTERPOL, 26/2/2014
22. TRAFFIC press release, More than 1,000 ivory tusks seized in Tanzania, 26/08/2011
23. INTERPOL (Feb. 2014), Elephant Poaching and Ivory Trafficking in East Africa: Assessment for an Effective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24. ETurboNews, Tanzania march for Elephants and Rhinos to coincide Nyerere Day, 29/9/14
25. Tawiri, 2013, op cit
26. CITES Cop15, 2010, op cit
27. This Day, Selous: The Killing Fields, 6/10/2009
28. The Spectator, Will China kill all Africa's elephants?, 24/03/10
29. EIA, Open Season - The burgeoning illegal ivory trade in Tanzania and Zambia, 2010
30. UNEP, CITES, IUCN, TRAFFIC, 2013, op cit
31. TAWIRI, 2010 op cit
32. Dr. Sam Wasser, Center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ers comm, 2014
33. UNESCO, Poaching Put's Tanzania's Selous Game Reserve on 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 18/6/2014
34. UNEP, CITES, IUCN, TRAFFIC, 2013 op cit
35.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3
36. Ibrahim Index of African Governance, 2014
37. Mail & Guardian, Corrupt officials ensure the battle against poaching remains futile, 8/08/2013
38. Daily Mail, Haul of shame: This shocking photo show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biggest stockpile of illegal ivory on earth, 22/03/14
39. UNODC,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in Eastern Africa - a threat assessment, September 2013
40. CITES, 2010, op cit
41. Tanzania Daily News, Forest Guards Need Military Skills, 13/10/2014
42. The Citizen, Poaching: govt. kicks out 21 officials, 9/01/2014
43. Report of the Con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Performance Audit Report on the Management of Wildlife in Game Reserves and Game controlled areas, December 2013
44. Annual General report of the Con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year ended June 2013, March 2014
45. CNN, Tanzania's bloody ivory, 13/2/2014
46. This Day, CCM leader's family firm in illegal poaching trade?, 9/06/2008
47. The Citizen, CCM bigwigs under fire over ivory deal gone sour, 30/04/2013
48. Mawio, Wabunge CCM Watajwa Ujangili, 4/10/2013
49. CITES press release, 2014, op cit
50. CITES, 2010, op cit
51. Wildlife Division, Ivory Confiscated in Tanzania, 2014
52. EIA ivory seizure database, 2014
53. CITES, 2010, op cit
54. The Guardian, Kinana refutes ivory trafficking claims made by opposition MPs, 8/05/2013
55. CITES Standing Committee 61, Doc. 44.1, 2011
56. Case reference Eco 23/2014, Kisutu Magistrates Court Records, 2014
57. INTERPOL, Red List, /www.interpol.int/notice/search/wanted, accessed 20/10/2014
58. Nyasa Times, Malawi Revenue Authority seizes 781 ivory pieces, 1/06/2013
59. EIA, Back in Business, 2002
60. Sam Wasser, 2014, op cit
61. China Military Online, 15th Chinese naval task force visits Tanzania, 31/12/2013
62. Daily News, Two held over attempt to smuggle 81 tusks, 4/01/2014
63. Daily News, Self-confessed poacher files against sentence, 2/04/2014
64. Daily News, Chinese "poacher" fails to pay fine, jailed 20 years, 19/03/2014
65. Independent Television News, ITV News goes undercover to expose Tanzania's illegal ivory trade, 10/02/2014
66. The Spectator, Will China kill all of Africa's elephants 24/03/2010
67. DLA Piper, Empty threat: does the law combat illegal wildlife trade? 2014
68. EIA, Ivory Seizure Database, 2014
69. Lusaka Agreement Task Force press release, Suspect of illegal export of ivory tusks arrested in Zanzibar, 18/12/2009
70. Lusaka Agreement Task Force, Another kingpin of illegal elephant ivory trafficking arrested in Tanzania, 6/01/2011
71. IPP Media, Wachuuzi bandarini wadai kuguundua meno ya Tembo, 25/08/2011
72. Hong Kong Customs and Excise, Customs seize unmanifested ivory tusks, 10/09/2010
73. Case number Eco 8/2010, Kisutu Magistrates Court, 2/10/2013
74. Mail & Guardian, Mozambique elephants obliterated, 3/10/2014
75. Mozambique News Agency, Elephant census under way, 23/09/2014
76. Mozambique News Agency, Elephant poaching "a national disaster", 22/09/14
77. Mozambique News Agency, 22/09/2014, op cit
78. Associated Press, Mozambique logs a rare victory against poachers, 14/09/2014
79. Pers comm, Head of Enforcement, Quirimbas NP, November 2011
80. Sam Wasser, 2014, op cit
81. News 24, Chinese flee Mozambique over ivory smuggling, 7/06/2011
82. EIA, Appetite for Destruction, 2012
83. TRAFFIC International, ETIS Report of TRAFFIC, CoP16 Doc. 53.2.2 (Rev. 1), 2013
84. EIA, Ivory seizures database, 2014
85. World Shipping Council, Top 50 world container ports, 2014
86. EIA, Routes of Extinction, 2014
87. ABC News, Largest ever ivory seizure in Hong Kong, 21/10/2012
88. Financial Times, Vietnam-China smuggling surges, 29/05/2012
89.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In Plain Sight, March 2012
90. Tuoi Tre News, Vietnam seizes 2 tons of smuggled elephant tusks (10/10/2013
91. Guangdong Province Higher Peoples' Court, 2011
92. Xinhua, 18/04/2011
93. UNEP *et al.*, 2013, op cit
94. CITES Secretariat, Illegal Trade in Ivory and other Elephant Specimens, CoP12 Doc. 34.1, 2002
95. EIA, Lethal Experiment, 2000
96. EIA, Back in Business, 2002
97. CITES Secretariat, Control of Trade in African Elephant Ivory, SC53 Doc. 20.1, 2005
98. EIA, China, Ivory Trade and the Future of Africa's Elephants, 2008
99. Bryan Christy, Blood Ivory, National Geographic, October 2012
100. EIA, Blood Ivory, 2012
101. Yufang Gao and Susan G. Clark, Elephant ivory trade in China: Trends and driver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14
102.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2004 Notification No. 1, 13/04/2004
103. Southern Weekly, China's black market drives global illegal ivory trade, 2011
104. EIA, 2012, op cit
105. People's Daily, Illegal ivory spreads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Hongmu, 6/02/2012
106.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Xiamen customs smash HK\$767m ivory smuggling ring, 6/11/2013
107. CCTV, Legal Report, 10/01/2014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EIA)

EIA - LONDON

62/63 Upper Street
London N1 0NY, UK

Tel: +44 (0) 20 7354 7960

Fax: +44 (0) 20 7354 7961

email: ukinfo@eia-international.org

www.eia-international.org



EIA - WASHINGTON, DC

PO Box 53343
Washington, DC 20009 USA

Tel: +1 202 483-6621

Fax: +1 202 986-8626

email: info@eia-global.org

www.eia-global.org